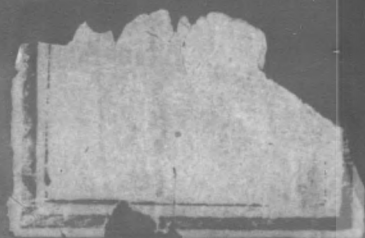


前漢書



季布樂布田叔傳第七

前漢書三十七

季布楚人也為任俠有名

應劭曰任謂有堅完可任託以事也如淳曰相與信為任

同是非為俠師古曰任謂任使其氣力俠之言挾也以權力俠輔人也任音人禁反俠音下頰反

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項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

罪三族

師古曰舍止匿隱也

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求將軍急

迹且至臣家

師古曰迹謂尋其蹤跡也

能聽臣臣敢進計即否願先

自剄布許之廼髡鉗布衣褐

師古曰衣著之也褐毛布之衣也

置廣柳

車中

服虔曰東郡謂廣轍車為廣柳車鄭氏曰作大柳衣車若周禮喪車也李奇曰廣柳大隆穹也晉灼

曰周禮說衣髮柳柳聚也眾飾之所聚也此為載以喪車欲人不知也師古曰晉鄭二說是也隆穹所謂車輦

者耳非此之謂也輦音扶晚反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

師古曰朱家魯人見游俠傳

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乃之雒

陽見汝陰侯滕公

師古曰夏侯嬰也本為滕令遂號為滕公

說曰季布何罪

臣各為其主用職耳項氏臣豈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

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漢求

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

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之墓也

師古曰子胥伍員也荆即楚也子胥之父伍奢

為平王所殺子胥奔吳教吳伐楚平王已卒其後君何

吳師入郢子胥掘平王之墓取屍鞭之三百也

不從容為上言之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布匿其所乃

許諾待間果言如朱家指

師古曰侍侍於天子間謂事務之際

上乃赦布

當是時諸公皆多布能摧剛為柔

師古曰多猶重也

朱家亦以

此名聞當世布召見謝拜郎中孝惠時為中郎將單于

嘗為書嫚呂太后

師古曰嫚謂辭語褻汙也讀與慢同

太后怒召諸將議

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諸將皆

阿呂太后以噲言為然布曰樊噲可斬也夫以高帝兵

三十餘萬困於平城噲時亦在其中今噲柰何以十萬

眾橫行匈奴中面謾

師古曰謾欺誑也音嫚又音莫連反

且秦以事胡陳

勝等起今創痍未瘳

師古曰瘳傷也瘳差也瘳音夷瘳音丑留反

噲又面諛

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

奴事布為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召欲以為御史

大夫夫人又言其勇使酒難近

應劭曰使酒酌酒也師古曰言因酒霑洽而使氣也

近謂附近天子為大臣也至留邸一月師古曰邸諸郡朝見罷師古

引見而罷令還郡也劉放曰見布進曰臣待罪河東

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

受事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譽召臣一

人毀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者聞之有以窺陛下師古曰窺見陛

下淺深也上默然慙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布之官

辯士曹丘生數招權顧金錢孟康曰招求也以金錢事

炫耀也李奇曰特權屬請人顧以金錢也師古曰二家

之說皆非也言招求貴人威權因以請託故得他人顧

金錢也劉放曰招權謂作為形勢招權歸事貴人趙

談等李奇曰宦與竇長君善服虔曰景帝舅布聞寄書諫長君

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

布師古曰欲得竇長君竇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

日說讀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師古曰使

日悅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則揖布曰楚人諺曰

得黃金百不如得季布諾師古曰諺傳也足下何以得此聲梁

楚之間哉且僕與足下俱楚人使僕游揚足下名於天

下顧不美乎師古曰顧念也何足下菲僕之深也布乃大說引

入留數月為上客厚送之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

也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

爭為死嘗殺人亡吳從爰絲匿長事爰絲師古曰絲爰

益字言以兄

長之禮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為中司馬如淳曰中尉之司馬中

尉邳都不敢加少年多時時竊借其名以行師古曰詐

之賓客徒黨也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聞關中布母弟丁公

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薛人名固師古曰此母弟為同母異父之弟為項羽將逐窘高祖

彭城西短兵接漢王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孟

日丁公反彭城賴騎追上故日兩賢也師古曰孟說非也兩賢高祖自謂并謂固耳言吾與固俱是賢豈相厄

日也故固感此言而止也雖與丁公引兵而還及項王

項騎俱追而高祖獨與固言耳減丁公謁見高祖以丁公徇軍中師古曰徇行示也音辭後反日丁

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

為人臣無傲丁公也

藥布梁人也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游師古曰家人猶

窮困賣庸於齊為酒家保孟康曰酒家作保保庸也可

作受顧也為保謂保可任使數歲別去而布為人所畧賣為奴於燕

為其主家報仇服虔曰為買者報仇也燕將臧荼舉以為都尉荼

為燕王布為將及荼反漢擊燕虜布梁三彭越聞之乃

言上請贖布為梁大夫使於齊未反師古曰反還也漢召彭越

責以謀反夷三族梟首雒陽下詔有收視者輒捕之布

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召布罵曰若

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反明矣師古

日若趣亨之師古曰趣讀汝也方提趨湯師古曰提舉也

而啓趨之湯中也

趨讀曰趣 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 謂嚮也

彭城敗榮陽成臯閒項王所以不能遂西徒以彭王居

梁地師古曰徒但也與漢合從苦楚也師古曰從音子容反當是之時彭

王壹顧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

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

漢壹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疑以為反反形未見以

苛細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

如死請就亨上乃釋布拜為都尉孝文時為燕相至將

軍布稱曰窮困不能辱身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

也於是嘗有德厚報之有怨必以法滅之吳楚反時以

功封為郇侯蘇林曰郇音榆濟河縣也復為燕相燕齊之間皆為立

社號曰樂公社布薨子賁嗣侯師古曰賁言奔孝武時坐為太

常犧牲不如令國除

田叔趙陘城人也蘇林曰陘音刑其先齊田氏也叔好劍學黃

老術於樂鉅公師古曰鉅也為人廉直喜任俠

游諸公師古曰諸公皆長者也趙人舉之趙相趙午言之趙王張

敖以為郎中數歲趙王賢之未及遷會趙午貫高等謀

殺上事發覺漢下詔捕趙王及羣臣反者趙有敢隨王

罪三族唯田叔孟舒等十餘人赭衣自髡鉗隨王至長

安趙王敖事白得立廢為宣平侯乃進言叔等十人上

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上說盡拜為郡守諸  
侯相叔為漢中守十餘年孝文帝初立召叔問曰公知  
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宜知之  
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  
雲中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嘗一入孟  
舒不能堅守無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  
叔叩頭曰夫貫高等謀反天子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  
者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以身死之豈自知為  
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師古曰罷讀為疲下亦同而匈奴  
日頻新服北夷來為邊寇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

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為父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敢

之哉師古曰毆與驅同言不毆之令戰也毆字從支支音普木反是乃孟舒所以為

長者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以為雲中守後數歲叔

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漢議臣爰盎景帝召叔案梁

具得其事還報上曰梁有之乎對曰有之事安在師古曰索

其狀也叔曰上無以梁事為問也師古曰言不須更論之也今梁王不

伏誅是廢漢法也如其伏誅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

此憂在陛下於是上大賢之以為魯相相初至官民以

王取其財物自言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千人笞怒

之師古曰渠六也曰王非汝主邪何敢自言主魯王聞之大慚

發中府錢使相償之師古曰中府王之財物藏也相曰王自使人償

之不爾是王為惡而相為善也師古曰不爾是則王為惡魯王好獵

相常從入苑中王輒休相就館相常暴坐苑外師古曰死外自

暴露而坐終不休曰吾王暴露獨何為舍王以故不大出遊

數年以官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曰義不傷先人

名仁以壯勇為衛將軍舍人張晏曰衛青也數從擊匈奴衛將

軍進言仁為郎中至二千石丞相長史失官後使刺三

河還如淳曰為刺史於三河郡奏事稱意拜為京輔都

尉月餘遷司直數歲戾太子舉兵仁部閉城門令太子

得下坐縱反者族師古曰遣仁掌閉城門乃令太子得出故云縱反也

贊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名楚身履軍塞旗者

數矣鄧展曰履軍戰勝蹈履之李奇曰塞拔也孟康曰

是舉音騫今流俗書本謂勝敵拔取旗也鄧李二說皆

僂苟活而不變何也師古曰僂古我字也如僂彼自負

其材受辱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

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繫而自殺非能勇也師古

緊謂感念局狹為其畫無俚之至耳張晏曰言其計畫

小節緊音工代反其畫無所成賴晉灼曰揚雄

發耳畫林曰俚賴也其計畫無所成賴晉灼曰揚雄

於自教耳師古藥布哭彭越田叔隨張敖赴死如歸彼

誠知所處如淳曰太史公曰非雖古烈士何以加哉



季布梁丘田叔傳第七終

前漢書三十七

高五王傳第八

前漢書三十八

高皇帝八男呂后生孝惠帝曹夫人生齊悼惠王肥薄  
姬生孝文帝戚夫人生趙隱王如意趙姬生淮南厲王

長諸姬生趙幽王友趙共王恢燕靈王建

鄭氏曰諸姬姓也張晏曰

非一之稱也師古曰諸姬總言在姬妾之列者耳其知姓位者史各具言之不知氏族及秩次者則云諸姬也而趙幽以下三王非必同母蓋以皆不知其所生之姬姓故總言之又三王傳云諸姬生代孝王參梁懷王揖景十三王傳云屬諸姬子於栗姬此意皆同張云非一近得之矣春秋左氏傳曰諸子仲子戎子諸子鬻似此其例也豈以諸為姓乎鄭說非矣其讀曰恭其下類此

淮南厲王長自有傳

齊悼惠王肥其母高祖微時外婦也

師古曰謂與旁通者

高祖六

年立食七十餘城諸民能齊言者皆與齊

孟康曰此時流移故使齊

言者還齊也師古曰欲其國大故多封之

孝惠二年入朝帝與齊王燕飲太

后前置齊王上坐如家人禮師古曰以兄弟齒列不從君臣之禮故曰家人也坐

音材太后怒廼令人酌兩卮鳩酒置前應劭曰鳩鳥黑身赤目食蝮蛇

太后恐自起反卮師古曰反音幡齊王怪之因不敢飲陽醉去

問知其鳩廼憂自以為不得脫長安師古曰脫免也言死於長安不得更

至齊國也脫內史士曰師古曰內史王官士者其名也太后獨有帝與

魯元公主今王有七十餘城而公主廼食數城王誠以

一郡上太后為公主湯沐邑太后必喜王無患矣於是

齊王獻城陽郡以尊公主為王太后師古曰為齊王太后也言以母禮事

之所以自始也呂太后喜而許之廼置酒齊邸樂飲遣

王歸國後十三年薨子襄嗣

趙隱王如意九年立師古曰高祖之九年也他皆類此四年高祖崩師古

日趙王之四年呂太后徵王到長安鳩殺之無子絕

趙幽王友十一年立為淮陽王趙隱王如意死孝惠元

年徙友王趙凡立十四年友以諸呂女為后不愛愛它

姬諸呂女怒去讒之於太后曰王曰呂氏安得王太后

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怒以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

見令衛圍守之不得食其群臣或竊饋之輒捕論之趙

王餓乃歌曰諸呂用事兮劉氏徵迫脅王侯兮疆授我

妃我妃既妒兮誣我以惡師古曰惡音一故反讒女亂國兮上曾

不寤我無忠臣兮何故師古曰謂不能明白之也棄國自快中野兮

蒼天與直師古曰天色蒼蒼故曰蒼天言已之理直異天臨監之意自殺於田野之中今乃被幽餓也為王餓

寧早自賊師古曰賊害也悔不早棄趙國而快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絕理兮託天報仇遂幽死以民禮

葬之長安高后崩孝文即位立幽王子遂為趙王二年

有司請立皇子為王上曰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

其長子遂為趙王遂弟辟彊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

東牟侯興居有功皆可王於是取趙之河間立辟彊是

為河間文王文王立十三年薨子哀王福嗣一年薨無

子國除趙王遂立二十六年孝景時鼂錯以過制趙常

山郡諸侯怨吳楚反之與合謀起兵其相建德內史王

悍諫不聽遂燒殺德悍師古曰上云其相建德內史王悍下云燒殺德悍是為相姓建

名德也而景武功臣侯表云遽侯橫父建德以趙相死發兵住其西界欲待吳楚俱進北使匈奴與連

和漢使曲周侯酈寄擊之趙王城守邯鄲相距七月吳

楚敗匈奴聞之亦不肯入邊欒布自破齊還并兵引水

灌趙城城壞王遂自殺國除景帝憐趙相內史守正死

皆封其子為列侯

趙共王恢十一年梁王彭越誅立恢為梁王十六年趙

崇禎七年刊

妃我妃既妒兮誣我以惡師古曰惡音一故反讒女亂國兮上曾

不寤我無忠臣兮何故師古曰謂不能明白之也棄國自快中野兮

蒼天與直師古曰天色蒼蒼故曰蒼天言已之理直異天臨監之于嗟不可悔兮

寧早自賊師古曰賊害也悔不早棄趙國而快意自殺於田野之中今乃被幽餓也為王餓

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絕理兮託天報仇遂幽死以民禮

葬之長安高后崩孝文即位立幽王子遂為趙王二年

有司請立皇子為王上曰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

其長子遂為趙王遂弟辟彊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

東牟侯興居有功皆可王於是取趙之河間立辟彊是

為河間文王文王立十三年薨子哀王福嗣一年薨無

子國除趙王遂立二十六年孝景時鼂錯以過刑趙常

山郡諸侯怨吳楚反之與合謀起兵其相建德內史王

悍諫不聽遂燒殺德悍師古曰上云其相建德內史王悍下云燒殺德悍是為相姓建

名德也而景武功臣侯表云遠侯橫父建德以趙相死

事子侯則是不知其姓表傳不同疑後人轉寫此傳誤

脫去一建字也發兵住其西界欲待吳楚俱進北使匈奴與連

和漢使曲周侯酈寄擊之趙王城守邯鄲相距七月吳

楚敗匈奴聞之亦不肯入邊樂布自破齊還并兵引水

灌趙城城壞王遂自殺國除景帝憐趙相內史守正死

皆封其子為列侯  
趙共王恢十一年梁王彭越誅立恢為梁王十六年趙

幽王死呂后徙恢王趙恢心不樂太后以呂產女為趙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呂也內擅權微司趙王王不得自恣王有愛姬王后鴆殺之王乃為歌詩四章令樂人歌之王悲思六月自殺太后聞之以為用婦人故自殺無思奉宗廟禮廢其嗣

燕靈王建十一年燕王盧綰亡入匈奴明年立建為燕王十五年薨有美人子師古曰王之美人生子也太后使人殺之絕

後

齊悼惠王子前後凡九人為王太子襄為齊哀王次子章為城陽景王興居為濟北王將閭為齊王志為濟北

王辟光為濟南王師古曰辟音壁又讀曰闕賢為菑川王卬為魯西

王雄渠為膠東王齊哀王襄孝惠六年嗣立明年惠帝崩呂太后稱制元年以其兄子酈侯呂台為呂王師古曰酈音日

音敷割齊之濟南郡為呂王奉邑師古曰奉音扶用反他皆類此明年哀

王弟章入宿衛於漢高后封為朱虛侯以呂祿女妻之

後四年封章弟興居為東牟侯皆宿衛長安高后七年

割齊琅邪郡立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是歲趙王友幽

死于邸三趙王既廢高后立諸呂為三王擅權用事章

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燕飲高后令章

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

崇禎七年刊

可酒酣章進歌舞已而曰請為太后言耕田師古曰欲申諷諭也

高后兒子畜之師古曰比之於子也笑曰顧乃父知田耳師古曰顧念也

乃汝也汝父謂高帝也○劉攽曰乃父直謂王肥耳若

生而為王子安知田乎師古曰若亦汝也章曰臣知之太后曰

試為我言田意章曰深耕概種立苗欲疏師古曰概種也

多生子孫也疏立者四散置之令為藩輔也概音冀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師古曰以斥者

也呂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師古曰避酒而逃亡章追

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軍法斬之太

后左右大驚業已許其軍法亡以罪也因罷酒自是後

諸呂憚章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為彊師古曰為音干偽反其

明年高后崩趙王呂祿為上將軍呂王產為相國皆居

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欲為亂章以呂祿女為婦知其

謀乃使人陰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師古曰西諸京師朱

虛侯東牟侯欲從中與大臣為內應以誅諸呂因立齊

王為帝齊王聞此計與其舅駟鈞郎中令祝午中尉魏

勃陰謀發兵齊相召平聞之師古曰召乃發兵入衛王

宮魏勃給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而相君圍

王固善勃請為君將兵衛衛王師古曰謂將兵及衛守之具以禁衛王今不得

也召平信之乃使魏勃將勃既將以兵圍相府召平曰

楚乎道家之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遂自殺於是齊王

言齊王

言齊王

言齊王

以軍帥為相魏勃為將軍祝午為內史悉發國中兵使

祝午與琅邪王曰呂氏為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王

自以見子年少不習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大王大王自

高帝將也師古曰言自高帝習戰事齊王不敢離兵

曰不其使臣請大王幸之臨菑見齊王計事并將

齊兵以西平關中之亂琅邪王信之以為然迺馳見齊

王齊王與魏勃等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

而并將其兵琅邪王劉澤既欺不得反國乃說齊王曰

齊悼惠王高皇帝長子也推本言之大王高皇帝適長

孫也師古曰適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

劉氏最為長年大臣固待澤決計今大王留臣無為也

不如使我入關計事齊王以為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

琅邪王既行齊遂舉兵西攻呂國之濟南於是齊王遺

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薨惠帝

使留侯張良立臣為齊王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

諸呂擅廢帝更立又殺三趙王滅梁趙燕以王諸呂分

齊國為四師古曰齊國更分為四也志臣進諫上或亂

不聽今高后崩皇帝春秋富師古曰言年幼也此之於

未能治天下固待大臣諸侯今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

嚴威劫列侯忠臣橋制以今天下師古曰齊國也此天

宗廟以危寡人帥兵入誅不當為王者漢謂之相國呂  
產等遣大將宣穎陰侯灌嬰將兵擊之嬰三築陽乃謀  
曰諸呂舉兵國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是  
益呂氏資也乃留兵屯滎陽使人諭齊王及諸侯與連  
和以待呂氏之變而共誅之齊王聞之乃屯兵西界待  
約呂祿呂產欲作亂朱虛侯章與太尉勃丞相平等誅  
之章首先斬呂產太尉勃等乃盡誅諸呂而琅邪王亦  
從齊至長安大臣議欲立齊王皆曰母家駟鈞惡矣虎  
而冠者也張晏曰言鈞惡訪以呂氏故幾亂天下如淳曰訪  
猶方也師古曰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為呂氏也代王母

家薄氏君子長者且代王高帝子於今見在最為長以

子則順以善人則大臣安於是大臣乃謀迎代王而遣

章以誅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

教齊王反既誅呂氏罷齊兵使使召責問魏勃勃曰失

火之家豈暇先言丈人後救火乎師古曰言以社稷將危故舉兵以匡之

暇待有因退立股戰而栗師古曰股脚也恐不能言者

終無他語灌將軍執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何

能為乎乃罷勃師古曰勃父以善鼓琴見秦皇帝及勃

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埽齊

相舍人門外舍人怪之以為物而司之得勃師古曰物謂鬼神司



者察視之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爲子婦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爲舍人壹爲參御言事以爲賢言之悼惠王王召見拜爲內史始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及悼惠王薨哀王嗣勃用事重於相齊王旣罷兵歸而代王立是爲孝文帝文帝元年盡以高后時所割齊之城陽琅邪濟南郡復予齊而徙琅邪王王燕益封朱虛侯東牟侯各二千戶黃金千斤是歲齊哀王薨子文王則嗣十四年薨無子國除陽城景王章孝文二年以朱虛侯與東牟侯興居俱立二年薨子共王喜嗣孝文十二年徙王淮南五年復還王城陽凡立三十三年薨子頃

王延嗣二十六年薨子敬王義嗣九年薨子惠王武嗣

十一年薨子荒王順嗣四十六年薨子戴王恢嗣八年

薨子孝王景嗣二十四年薨子哀王雲嗣一年薨無子

國色成帝復立雲兄俚爲城陽王王莽時絕濟北王興

居初以東牟侯與大臣共立文帝於代邸曰誅呂氏臣

無功請與太僕滕公俱入清宮師古曰滕公夏侯嬰也遂將少帝

出迎皇帝入宮始誅諸呂時朱虛侯章功尤大大臣許

盡以趙地王章盡以梁地王興居及文帝立聞朱虛東

牟之初欲立齊王故黜其功師古曰不賞之二年王諸子乃割

齊二郡以王章興居章興居意自以失職奪功歲餘章

薨而匈奴大入邊漢多發兵丞相灌嬰將擊之文帝親幸太原興居以為天子自擊胡遂發兵反上聞之罷兵歸長安使棘蒲侯柴將軍張晏曰柴武擊破虜濟北王王自殺國除文帝憫濟北王逆亂以自滅明年盡封悼惠王諸子罷軍等七人為列侯師古曰罷音皮彼反又讀曰疲至十五年齊文王又薨無子時悼惠王後尚有城陽王在文帝憐悼惠王適嗣之絕師古曰適讀曰嫡於是乃分齊為六國盡立前所封悼惠王子列侯見在者六人為王齊孝王將問以楊虛侯立濟北王志以安都侯立菑川王賢以武成侯立膠東王雄渠以白石侯立膠西王卬以平昌侯立濟

南王辟光以勃侯立服虔曰勃音勒孝文十六年六王

同日俱立立十一年孝景三年吳楚反膠東膠西菑川

濟南王皆發兵應吳楚欲與齊師古曰與之同反齊孝王狐疑

城守不聽三國兵共圍齊張晏曰膠西菑川濟南也○劉奉世曰吳王濞傳前云膠

西膠東與菑川濟南共圍臨菑後云膠西膠東菑川三國各引兵歸則此三國無濟南王也然初言四國共圍

齊又言三國疑必有誤齊王使路中大夫告於天子張晏曰姓路為中大夫

天子復令路中大夫還報告齊王堅守漢兵今破吳楚

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無從入三國將與

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師古曰若汝也反齊謂反易其辭也

趣下三國不且見屠師古曰起路中大夫既許至城下

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太尉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謀約未定會路中大夫從漢來其大臣乃復勸王無下三國會漢將樂布平陽侯等兵至齊師古日平陽侯曹襄擊破三國兵解圍已後聞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移兵伐齊齊孝王懼飲藥自殺而膠東膠西濟南菑川王皆伏誅國除獨濟北王在齊孝王之自殺也景帝聞之以爲齊首善師古曰言其初首無逆亂之心以迫劫有謀非其罪也召立孝王太子壽是爲懿王二十三年薨子厲王次昌嗣其母曰紀太后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爲王后王不

愛紀太后欲其家重寵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令其長女紀翁主入

王宮

師古曰諸王女曰翁主而紀氏所生故謂之紀翁主

正其後宮無令得近王

欲令愛紀氏女王因與其姊翁主姦齊有宦者徐甲

師古

曰宦者奄人

入事漢皇太后

張晏曰皇太后武帝之母

皇太后有愛女曰

脩成君脩成君非劉氏子

蘇林曰皇太后前嫁金氏所生

太后憐之脩

成君有女娥太后欲嫁之於諸侯宦者甲乃請使齊必

令王上書請娥皇太后大喜使甲之齊時主父偃知甲

之使齊以取后事亦因謂甲卽事成幸言偃女願得充

王後宮甲至齊風以此事

師古曰風讀曰諷

紀太后怒曰王有

后後宮備具且甲齊貧人及爲宦者入事漢初無補益

乃欲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為者乃欲以女充後宮甲

大窮還報皇太后曰王已願尚娥師古曰尚配也然事有所害

恐如燕王燕王者與其子昆弟姦坐死師古曰燕王定國傳云與其子

女三人姦于昆弟者言是其子女又長幼非一故云子昆弟也一曰子昆弟者定國之姊妹也言定國姦其子

女及其姊妹故以燕感太后師古曰言齊王與其姊妹姦終當坐之致死不是嫁女與之

太后曰毋復言嫁女齊事事寢淫聞於上師古曰寢古浸字也寢淫

猶言漸染也主父偃由此與齊有隙偃方幸用事因言齊臨

菑十萬戶市租千金師古曰敗市之租直千金也人衆殷富鉅於長

安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王於親屬益疏乃

從容言呂太后時齊欲反師古曰從音千容及及吳楚時孝王幾

為亂師古曰幾音每依反今聞齊王與其姊亂於是武帝拜偃為

齊相且正其事偃至齊急治王後宮宦者為王通於姊

翁主所者辭及王王年少懼以罪為吏所執誅乃飲藥

自殺是時趙王懼主父偃壹出敗齊恐其漸疏骨肉乃

上書言偃受金及輕重之短師古曰輕重謂用心不平天子亦因囚

偃公孫弘曰齊王以憂死無後非誅偃無以塞天下之

望偃遂坐誅厲王立五年國除濟北王志吳楚反時初

亦與通謀後堅守不發兵故得不誅徙王菑川元朔中

齊國絕悼惠王後唯有一國城陽菑川菑川地比齊師古曰

日此是也武帝為悼惠王家園在齊迺割臨菑東園悼

惠王冢園邑盡以予齊州 古曰國 令奉祭祀志立三  
十五年薨是為懿王子靖王建嗣二十年薨子頃王遺  
嗣三十五年薨子思王終古嗣五鳳中青州刺史奏終  
古使所愛奴與八子及諸御婢姦如淳曰八終古或參  
與被席古曰與 或白晝使羸伏犬馬交接古曰羸  
也音郎 終古親臨觀產子輒曰亂不可知使去其子師  
音丘昌反 事下丞相御史奏終古位諸侯王以令置八  
子秩比六百石所以廣嗣重祖也而終古禽獸行亂君  
臣夫婦之別悖逆人倫請逮捕有詔削四縣二十八年  
薨子考王尚嗣五年薨子孝王橫嗣三十一年薨子懷

王交嗣六年薨子永嗣王莽時絕

贊曰悼惠之王齊最為大國以海內初定子弟少激秦

孤立亡藩輔師古曰激感發 故大封同姓以填天下古師

日填音 時諸侯得自除御史大夫羣卿以下衆官如漢

朝漢獨為置丞相自吳楚誅後稍奪諸侯權左官附益

阿黨之法設張晏曰諸侯有罪得相不舉奏為阿黨師

下表謂大臣言後 其後諸侯唯得衣食租稅貧者或乘牛

車

高五王傳第八卷

齊世家三十一

蕭何曹參傳第九

前漢書三十九

蕭何沛人也以文母害為沛主吏掾

服虔曰為人解通無嫉害也應劭曰

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無害若言無比也一日害勝也無能勝害之者晉灼曰酷吏傳趙禹為丞相亞大吏府中皆稱其廉然亞夫不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人府蘇說得是也師古曰害傷也無人能傷害之者蘇晉兩說皆得其意服應非也○劉奉世曰持法者或以已意私怨陷人謂之害故貴於文無害無害者取其為人無害於行則可以為吏矣文母害者蓋其時擇吏之二事也亞夫所以稱禹無害廉其一節也故韓信又云無行不害推擇為吏餘說太汎

高祖為亭長常佑之

師古曰佑助也言居家時為何所護及為亭長何又擁助也

高

祖以吏繇咸陽

師古曰繇讀曰為徭役也

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

師古曰出錢以資行他人皆三百何獨五百奉音扶用反

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辨

之

張晏曰何與共事備辨明何素有方畧也蘇林曰辟何與從事也秦時無刺史以御史監郡師古曰二說皆同○劉攽曰此句先題目下事言秦制御史監郡者凡有事皆與從事共辨之

何迺給泗水

卒史

師古曰泗水郡沛所屬也何為郡卒史

事第一

師古曰課最上

秦御史欲入

言徵何何固請得毋行

孟康曰當還入相秦事故召何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御史以何

明辨欲因入秦事之次言於朝廷徵何用之何心不類以情固請而御史止故得不行也及高祖起

為沛公何嘗為丞督事

師古曰督謂監視之也何為沛丞專督眾事

沛公至

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

師古曰走謂趣向之音奏何

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臧之沛公具知天下

院塞戶口多少彊弱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

初諸侯相與約先入闕破秦者王其地沛公既先定秦

項羽後至欲攻沛公沛公謝之得解羽遂屠燒咸陽與

范增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民皆居蜀迺曰蜀漢亦關

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而三分關中地王秦降將以

距漢王漢王怒欲謀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何

諫之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漢王曰何為乃

死也何曰今眾弗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為周書曰天與

不取反受其咎

師古曰周書者本與尚書同類蓋孔子所刪百篇之外劉向所奏有七十一篇

語曰天漢其稱甚美

孟康曰語古語也言地之有漢若天之有河漢各號休美臣瓚曰流

俗語云天漢其言常以漢配天此美名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天漢河漢也

夫能詘於一人之

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

師古曰信讀曰臣願

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以何為丞相何進韓信漢王以為大將軍說漢王令引兵東定三秦語在信傳何以丞相留牧巴蜀填撫諭告師古曰填音竹刃反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為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師古曰可其所奏許其所請依以行事即不及奏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口上來還乃以所為聞也計戶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遜去何常興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刺屬任何關中事師古曰刺讀與專同又音章阮反此即言專聲之急上者也又俗語猶然他皆類此屬音之欲反漢三年與項羽相

距京索間師古曰索音山客反上數使使勞苦丞相師古曰勞音來到反以下

亦鮑生謂何曰師古曰鮑生當時有識之士鮑而為諸生也今王暴衣露蓋

數勞苦君有有疑君心為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

勝兵者悉西軍所上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

師古曰說請曰悅漢五年已殺項羽即皇帝位論功行封羣臣

爭功歲餘不決上以何功最盛先封為鄭侯文穎曰音黃師古曰

先封何者謂謂功臣舊未爵者何最在前封也鄭屬南陽解在高

南陽音黃八臣黃按茂書蕭何國在商陽則字也昔贊今多呼為嗟也食邑八千戶功臣

皆曰臣等身被堅執兵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

略地大小皆有孝今蕭何未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



論不戰而臣等上何也

師古曰顧猶反也

上曰諸君知獵乎

曰知之知也狗乎曰知之上曰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

發縱指示也處者人也

師古曰發縱謂解繩而放之也指示者以手指示之今俗言放

狗縱音子四反而讀者乃為蹤蹟之蹤非也書本皆不為以字自有逐蹤之狗不待人發也

今諸君

徒能走得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且

諸君獨以功發縱者多者三兩人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

我功不可亡也羣臣後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奏位

次皆曰平旦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

第一上已結此功臣多封何應劭曰僥屈也師古曰音女教反至位次未

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千秋時為謁者

進曰羣臣皆議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

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衆跳身逐者數矣

師古曰跳也力謂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

詔令召而取萬衆會上之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衆

賜數年軍如不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

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待陛下此萬世功也今雖無曹

參等百數之助缺於漢師古曰最音所具反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

何欲以一二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當第一曹參

次之上曰是為是乃令何第一賜帶劔履上殿入朝不

趨上曰是為是乃令何第一賜帶劔履上殿入朝不

趨上曰是為是乃令何第一賜帶劔履上殿入朝不

於是因秦上秋故所食關內侯邑二千戶封為安平侯

是日悉封之父母兄弟子餘人皆食邑乃益封何二千

戶以賞露也陽特何送我獨廉錢二也師古曰廉錢也二謂二百也

人走皆二三何陳稀反上自將至邯鄲而韓信謀反

蕭中已后田何討誅信語在信傳上已聞誅信使使拜

丞相為相田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

衛諸君皆從召平獨弔師古曰召平者故秦東陵侯

秦破為布去貧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謂東陵瓜從

召平始也謂何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

於內非被矢石之難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新

反於中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以龍君也師古曰恐

守衛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上說

師古曰說其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

為師古曰問其居曰為上在軍拊循勉百姓悉所有佐

軍如陳豨時師古曰悉盡也盡所有客又說何曰君滅

族不義矣夫君位為相國功第一不可復加然君初入

關本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復孳孳得民和師

曰孳孳與我同上所謂數問君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

不多買田地賤賣資以自汙上心必安師古曰賈賒也

於是其從其計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師古

嘉靖八年刊

道上行上書言相國彊賤買民田宅數千人上至何請

上笑曰今相國適利民民所上書以與何曰君自謝

民後何為民請曰長安地陜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

得入田毋收稟為獸食師古曰稟禾稗也言恣人田之也稟音工老反稗

音工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為請吾死乃下何

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如淳曰百官公卿表衛尉名字師古曰史失

之也侍謂天子也前問曰相國胡大罪陛下繫之暴也師古曰前問謂

進而請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

予今相國多受賈豎金為請吾死以自媚於民故繫治

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也

陛下柰何乃疑相國受賈民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

豨黥布反時陛下自將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關中搖

足則關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特為利乃利賈人

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夫李斯之分過又何

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上不俾是日使使持節

赦出何何年老素恭謹徒跣入謝上曰相國休矣師古

出外自相國為民請吾死不許我不適為桀紂主而相

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高祖崩何事

憲帝何病上親自臨視何疾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

代君對曰知臣莫若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

史記卷六十九

之矣何死不恨矣何買田宅必居窮

為家不治垣屋師古曰曰令後世賢師古曰師吾儉不賢母為

執家所奪孝惠二年何薨謚曰文終師古曰疾子祿嗣薨無子

高后廼封何夫人同為鄼侯師古曰為筑陽侯師古曰鄼侯薨

師古曰南陽縣也今其地並屬襄州師古曰孝文元年罷同更封延為鄼侯薨

子遺嗣薨無子文帝復以遺弟則嗣有罪免景帝二年

制詔御史故相國蕭何高皇帝大功臣所與為天下也

師古曰為治也一曰共造其功業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其以武陽縣戶

二千封何孫嘉為列侯嘉則弟也薨子勝嗣後有罪免

武帝元狩中復下詔御史以鄼戶二千四百封何曾孫

慶為鄼侯布告天下令明知朕報蕭相國德也慶則子

也薨子壽成嗣坐為太常犧牲瘦免宣帝時詔丞相御

史求問蕭相國後在者得玄孫建世等十二人復下詔

以鄼戶二千封建世為鄼侯傳子至孫獲坐使奴殺人

減死論成帝時復封何玄孫之子南繼長喜為鄼侯蘇林

曰繼音人足繼躡之繼鉅鹿縣名也師古曰喜為此縣之長傳子至曾孫王莽敗乃

絕

曹參沛人也秦時為獄掾而蕭何為主吏居縣為豪吏

矣師古曰言參及蕭何師古曰高祖為沛公也參以中涓從如

曰中涓如中謁者也師古曰涓潔也言其在內主知繫清灑掃之事蓋親近左右也擊胡陵方與

萬曆二十六年刊

師古曰攻秦監公軍大破之孟康曰監御史監郡者公名也晉灼曰案高紀名平

音房豫也秦一郡置守尉監三人師古曰公者時人尊稱之耳晉說是也東下薛擊泗水守軍

薛郭西復攻胡陵取之徙守方與方與反為魏擊之豐

反為魏攻之賜爵七大夫北擊司馬欣軍碭東收狐父

祁善置文穎曰善置置名也晉灼曰祁音坻師古曰狐父祁二縣名也祁音鉅夷反又音士夷反父音

甫置若今又攻下邑以西至虞擊秦將章邯車騎攻轅

戚及亢父師古曰亢父音抗甫先登遷為五大夫北救東阿擊章

邯軍陷陳追至濮陽攻定陶取臨濟南救雍丘擊李由

軍破之殺李由虜秦候一人章邯破殺項梁也沛公與

項羽引兵而東楚懷王以沛公為碭郡長將碭郡兵於

乃是封參執帛鄭氏曰楚爵也張晏曰孤卿也號曰建成君遷為戚公

屬碭郡師古曰為戚縣之令其後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擊

王離軍成陽南又攻杜里大破之追北西至開封擊趙

賁軍破之師古曰賁音奔圍趙賁開封城中西擊秦將楊熊軍

於曲遇師古曰曲音丘羽反遇音顛破之虜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

遷為執珪張晏曰侯伯執珪以朝位比之如淳曰呂氏春秋得伍負者位執珪古爵名也從西

攻陽武下轅轅緱氏絕河津擊趙賁軍尸北破之孟康曰尸

鄉之從南攻犍與南陽守齧戰陽城郭東應劭曰今堵陽陷陳

取宛虜齧定南陽郡師古曰高紀言南陽守齧降封為殷侯而此傳言虜齧紀傳不同疑前攻秦軍藍田南又

順治十五年刊 前漢書卷九

夜擊其北軍大破之遂至咸陽破秦項羽至以沛公為

漢王漢王封參為建成侯從至漢中遷為將軍從還定

三秦攻下辨故道鄧展曰武都二縣也雍櫟蘇林曰右扶風二縣也擊章

平軍於好畤南破之圍好畤取壤鄉文穎曰壤地名也擊三秦

軍壤東及高櫟破之師古曰櫟音歷復圍章平平出好畤走因

擊趙賁內史保軍破之東取咸陽更名曰新城參將兵

守景陵二十三日孟康曰縣名也三秦使章平等攻參參出擊

大破之賜食邑於寧秦蘇林曰今華陰以將軍引兵圍章邨廢

丘以中尉從漢王出臨晉關至河內下脩武度圍津師古曰且音子餘東取

東郡東擊龍且項佗定陶破之師古曰且音子餘東取

碭蕭彭城擊項籍軍漢軍大敗走參以中尉圍取雍丘

王武反於外黃程處反於燕服虔曰皆漢將師古曰燕東郡之縣故南燕國音一

千往擊盡破之柱天侯反於衍氏進破取衍氏擊羽嬰

於昆陽追至葉師古曰葉南陽縣也音式涉反還攻武彊師古曰武彊城在陽武

因至滎陽參自漢中為將軍中尉從擊諸侯及項王敗

還至滎陽師古曰敗謂戰彭城而敗漢二年拜為假左丞相入屯兵

關中月餘魏王豹反以假左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

孫遨軍東張蘇林曰東張屬河東大破之因攻安邑得

魏將王襄擊魏王於曲陽追至東垣生獲魏王豹取平

陽得豹母妻子盡定魏地凡五十二縣賜食邑平陽因

嘉靖八年八月

七

從韓信擊趙相國真

說軍於鄆東

蘇林曰鄆太原縣也

音一六反又大破之

斬夏說韓信與故常山王張耳引

兵下井陘擊成安君

陳餘而今參還圍趙別將戚公於

鄆城中戚公出走追

斬之趙引兵詣漢王在所韓信已

破趙為相國東擊齊

參以左水相屬焉攻破齊歷下軍

遂取臨淄還定濟北

部收著潞陰平原高盧

師古曰五縣名也時

未有濟北郡史追書

之耳著音所庶反

已而從韓信擊

龍且軍於上假密

文

大破之斬龍且虜亞將周

蘭師古曰亞定齊都

凡得七十縣得故齊王田廣相田

光其守相許章及故

將軍田既

師古曰守相居守者韓信立為

齊王引兵東詣陳與

漢王共破項羽而參留平齊未服

者漢王即皇帝位韓

信徙為楚王參歸相印焉高祖以

長子肥為齊王而以

參為齊相國高祖六年與諸侯剖

符賜參爵列侯食邑

平陽萬六百三十戶世世勿絕參

以齊相國擊陳豨將

張春破之豨布反參從悼惠王將

車騎十二萬與高祖

會擊豨布軍大破之南至斬還定

竹邑相蕭留

師古曰四縣名

參功凡下二國縣百二十七得王

二人相三人將軍六

人大莫蹠郡守司馬侯御史各一

人如淳曰蹠音敖張

妻曰莫敖楚卿號

孝惠元年除諸

侯相國六更以參為

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守城天下

嘉靖公

可集

初定悼惠三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

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師古曰數音所具反言人人殊參未

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師古曰蓋音古蓋反善治黃老言張晏曰黃帝老

子之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

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師古

日舍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

相蕭何薨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也師古曰舍人猶家人

事者也趣讀曰促謂也吾且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

參去屬其後相師古曰屬音之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

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

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獄市者

受善惡若窮極姦人姦人無所容竄反且為亂秦人

刑而天下畔孝武峻法而獄繁此其効也師古曰老子

云我無為民自化我好靜民自正始參微時與蕭何善

及為宰相有隙師古曰參自以戰鬪功多而封賞每在

意科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代何為相國舉事無所

變更壹遵何之約束師古曰舉皆也言擇郡國吏長大

孟康曰取訥於文辭謹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言

文刻深欲務聲名輒斥去之師古曰日夜飲酒卿大夫

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如淳曰不事承相之事來者皆欲有

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師古曰醇酒不度之欲有言復



飲酒醉而後去師古曰度音大各反飲音於禁反終莫得開說如淳曰開謂有

所啓以為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師古曰呼音火

故反其從吏患之無如何師古曰從吏吏之常從相者也從音才用反迺請

參遊後園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

張坐飲師古曰張設坐席而飲也坐音才卧反大歌呼與相和參見人之

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為中大夫師古曰窋

首張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為豈少朕與師古曰言豈以我為年少

律反迺謂窋曰女歸試私從容問乃父師古曰乃汝也曰高

帝新棄群臣帝富於春秋君為相國日飲無所請事何

以憂天下然無言吾告女也窋既洗沐歸時聞自從其

所諫參師古曰諫謂空際也自從其所猶言自出其意也參怒而答之二百曰

趣入侍師古曰趣讀曰促天下事非乃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

參師古曰讓責也曰與窋胡治乎師古曰胡何也言共窋為何治也治音丈吏反乃者

我使諫君也師古曰君者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

孰與高皇帝上曰君以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

皇帝更道何定天下法今既明具陛下垂拱參等守職

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師古曰且參為

相國三年楚獄曰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講若畫

一文讀曰蕭美蕭何師古曰蕭美專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

蕭何

蕭何

清靖民以寧登新封相國留嗣侯皇后時至御史大夫

傳國王曾孫襄武帝特為將軍擊匈奴亮子宗嗣有罪

完為城旦至哀帝時乃封參玄孫之孫本始為平陽侯

二千戶王莽時亮子宗嗣建武中先降河北封平陽侯

至今八侯亮子亮子宗嗣建武中先降河北封平陽侯

贊曰蕭何曹參皆起漢亦筆吏師古曰刀所以削書也

刀筆自當時錄錄未有奇節師古曰錄錄猶鹿鹿也漢興

依日月之末光師古曰謹守管籥參與韓信俱征伐師古

初與故以日何以信師古曰謹守管籥參與韓信俱征伐師古

始二人同心遂安海內淮陰黥布等已滅唯何參擅功

名位冠羣臣聲施後世師古曰冠為一代宗臣師古曰

世之所尊仰故曰宗臣也慶流苗裔盛矣哉

蕭何曹參傳第九終

前漢書三十九

張陳王周傳第十

前漢書四十

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也應劭曰人父祖相

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師古曰釐悼惠王

悼惠王二十三年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

事韓疑是嘗字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

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五世相韓故師古曰從

惠王凡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厚曰東夷君長也

師古曰二說並者蓋當時得力士為鐵椎重百

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至博狼沙中地名也今有亭師古

曰狼良與客擊秦皇帝師古曰狼字本作為誤中副

嘉靖八年刊

車師古曰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師古曰索搜也求

賊急甚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聞從容步游下邳

圯上服虔曰圯音顯楚人也又非沂水也圯水之上

也圯水之上圯水之上

圯水之上

圯水之上

圯水之上

圯水之上

圯水之上

圯水之上

圯水之上

圯水之上

圯水之上

圯水之上

圯水之上

圯水之上

圯水之上

圯水之上

圯水之上

圯水之上

車師古曰

秦皇帝大怒

大索天下

師古曰索搜也

求

賊急甚良乃更名姓亡匿

下邳良嘗聞從容步游下邳

圯上服虔曰

圯水之上

也圯水之上

圯水之上

圯水之上

圯水之上

圯水之上

圯水之上

圯水之上

圯水之上

圯水之上

圯水之上

圯水之上

圯水之上

圯水之上

圯水之上

圯水之上

圯水之上

圯水之上

圯水之上

圯水之上

圯水之上

圯水之上

圯水之上

圯水之上

圯水之上

圯水之上

圯水之上

圯水之上

圯水之上

圯水之上

圯水之上

圯水之上

圯水之上

圯水之上

圯水之上

車師古曰

秦皇帝大怒

大索天下

師古曰索搜也

求

賊急甚良乃更名姓亡匿

下邳良嘗聞從容步游下邳

圯上服虔曰

圯水之上

也圯水之上

圯水之上

圯水之上

圯水之上

圯水之上

圯水之上

圯水之上

圯水之上

圯水之上

圯水之上

圯水之上

圯水之上

圯水之上

圯水之上

圯水之上

圯水之上

圯水之上

圯水之上

圯水之上

圯水之上

圯水之上

圯水之上

圯水之上

圯水之上

圯水之上

圯水之上

圯水之上

圯水之上

圯水之上

圯水之上

圯水之上

圯水之上

圯水之上

圯水之上

嘉靖八年刊

其書述太公兵法良因異之常習誦居下邳為任俠項伯嘗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在陳留良欲往從之行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遂屬焉沛公拜良為廐將服虔曰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良官名也為它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師古曰殆近也故遂從不去沛公之薛見項梁共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為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為韓王以良為韓司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為游兵潁川

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轅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

擊楊熊軍沛公廼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

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二萬人擊秦嶢關下軍師古曰嶢音堯

良曰秦兵尚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

利詞古曰商賈之人志無遠大善猶僮豎故云賈豎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

為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諸山上為疑兵師古曰皆所以表已軍之

多奇示警人令酈食其持重寶秦將曰後與漢王和沛公

秦將果欲違和俱西襲咸陽酈食其曰後與漢王和沛公

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不從必危不

如因其解擊之酈食其曰沛公沛公擊秦軍大破之

沛公擊秦軍大破之

遂北至藍田音藍秦兵竟敗遂三  
公沛公入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  
居之樊噲蒙沛公不聽良曰夫秦  
此為天下除殘去賊宜縹素為咨  
素以為為資師古曰馬今始入秦即  
白素也音二老反安其樂此所謂助桀  
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  
口利於病願沛公聽  
樊噲言沛公迺還軍霸上項羽至  
鴻門欲擊沛公項伯  
夜馳至沛公軍私見良欲與俱去  
良曰臣為韓王送沛  
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迺具語沛  
公沛公大驚曰為之  
奈何良曰沛公誠欲背項王邪沛  
公曰鯁生說我距關

毋內諸侯

服虔曰鯁音七垢反鯁小人也臣瓚曰鯁漢春秋鯁姓師古曰鯁說

地可王也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卻項王乎

師古曰卻音丘

沛公默然曰今為奈何良因要項伯見沛公沛公與

伯飲為壽結婚令伯具言沛公不敢背項王所以距關

者備它盜也項羽後解語在羽傳漢元年沛公為漢王

王巴蜀賜良金百鎰

服虔曰二十兩曰鎰師古曰珠二

斗良具以獻項伯項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

地

服虔曰本不盡與項王許之遂

王之國良送至褒中

遣良齎驛書因說項王

師古曰棧示天下無

還心以固項王意項王遂行

師古曰棧且行

言請也

臣等請遣使與良歸王... 王威之國與俱... 這項王書曰漢王失... 又以齊反書遺羽曰... 齊良適間行歸漢漢王以良為成... 城漢王兵敗而還至下邑... 蓋而問曰吾欲指關已東等棄之... 誰可與共功者... 關以東謂不自有其地將以良口九江王布楚梟將... 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

捐之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

布而使人連彭越師古曰與相連結也及魏王豹反使韓信特將

北擊之因舉燕伐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良多

病未嘗特將兵常為畫策臣時時從漢三年項羽急圍

漢王於滎陽漢王憂恐與酈食其謀撓楚權師古曰撓

字從其酈生曰言湯伐桀封其後杞武誅紂封其後

宋今秦無道伐滅六國無立錐之地陛下誠復立六國

後此皆三戰陸下德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南面稱伯

楚必歛衽而朝師古曰衽衣襟也漢王曰善趣趙印先生因行

佩之師古曰佩帶也酈生未行良從外來請漢王

言請之全刊

漢王方食曰客有為我計燒楚權者具以酈生計告良

曰於子房何如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

漢王曰何哉良曰臣請借前箸以籌之

也或曰曰前書易武書明之事以籌度今

紂封其後者度能制其死命也師古曰音大各

項籍死命乎其不可一矣武王入殷表商容問師古曰

比干墓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二矣發鉅橋之粟服虔曰

散鹿臺之財臣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三矣

殷事以畢偃革為軒蘇林曰革者兵車而治禮樂也

倒載干戈示不復用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四矣休馬華

山之陽示無所為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五矣息牛桃林

之樹音灼曰在弘農閿鄉南谷中師古曰山海經云李

也其山谷名曰桃林廣圍三百里即謂此

示天下不復輸積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六矣且夫天下游士左

親咸棄墳墓師古但日夜望咫尺

之地今六國立六國後唯無復立者師古曰既立六國後

下誰與取天下乎其不可七矣且楚唯毋置六國復燒

下誰與取天下乎其不可七矣且楚唯毋置六國復燒



而從之漢書曰管仲使楚無疆還則六國請而從之  
皆謂之從之楚下為得而臣陛下焉得而臣之其不可八

矣試用此謀陛下事去矣漢王報食吐唾罵曰豎儒幾  
敗趙公事漢書曰報止也哺食在口中者今走銷印師

日漢書曰後韓信破齊欲自立為假齊王漢王怒良說漢  
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信傳五年冬漢王追楚

至陽夏南師古曰夏戰不利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  
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高紀漢六年封功臣

良未嘗有戰鬪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幄中決勝千里外  
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

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  
矣不敢當三萬戶迺封良為留侯與蕭何等俱封上已

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  
居雒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師古曰復往往數人偶

語上曰此何語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  
屬安定何故而反師古曰屬近也言近良曰陛下起布

衣與此屬取天下今陛下已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  
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平生仇怨今軍吏計功天下不

足以徧封此屬良曰陛下不能盡封又恐見疑過失及誅  
故相乘而謀反耳上曰愛曰為將奈何良曰上平生所

憎羣臣所共知誰能善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數窘  
辱我也良曰未也之與我有故怨我欲殺之為功多

不忍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先封  
則人久自堅矣於走上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蘇林曰漢中縣

也師古曰地理志屬廣漢非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  
封師古曰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且侯我屬無患矣劉

敬說上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  
雒陽雒陽東有成皋西有殽黽師古曰殽殽山也音酒背河

鄉雒其固亦足恃師古曰辨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  
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

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師古曰沃者既灌也其  
野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死之利師古曰謂安定北地

之地可以畜牧者也養禽獸謂之北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  
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師古曰輓引諸侯

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  
師古曰財物所聚謂之府言關中之劉敬說是也於是

上即日駕西都關中良從入關性多疾即道引不食穀  
孟康曰服辟穀藥而閉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

靜居行氣道曰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爭未能得堅決也呂后恐不  
知所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上信用之呂后乃復

建成侯呂澤劫良曰君常為上謀臣全上臣欲易太子

師古曰言曰君安得高枕而卧良曰始上數在急困之

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後易太子骨肉之間雖

臣等百人何益呂澤彊要曰為我畫計良曰此難以口

舌爭也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師古曰顧念也四人謂國公統里季夏黃

公角里先生所四人年老矣皆以上媢媼士師古曰媢與媼同媵

謂高山西維也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

能毋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因使辨士固

請宜來師古曰宜來以爲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

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

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疾欲使

太子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

兵事危矣廼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即位不益師古

曰太子嗣君貴已極矣無功則從此受禍且太子所與

俱諸將皆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廼使太子將之此無

異使羊將狼皆不肯為用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

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常居前上終不使不肖子

居愛子上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閒

為上位師古曰因言黥布天下猛將善用兵今諸將皆

陛下故等夷師古曰夷平也廼今太子將此屬莫肯為

順治十六年刊 何莫專一

用且布聞之鼓行而西耳師古曰擊鼓而行言無所畏上雖疾彊載

輜車卧而護之師古曰輜車衣車也護監領諸將諸將不敢不盡力上

雖苦彊為妻子計於是呂澤夜見呂后呂后承閒為上

泣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之豎子固不足遣師古曰惟思也

廼公自行耳師古曰廼公汝父也於是上自將而東羣臣居守皆

送至霸上良疾彊起至曲郵師古曰在新豐西今俗謂之郵頭見上曰

臣宜從疾甚楚人剽疾願上慎毋與楚爭鋒師古曰剽音匹妙反

因說上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謂子房雖疾彊卧

傅太子是時叔孫通已為太傅良行少傅事漢十二年

上從破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良諫不聽因疾不視

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以死爭太子上陽許之猶欲易

之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須

眉皓白衣冠甚偉師古曰所以謂之四皓上怪問曰何為者四人

前對各言其姓名上廼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公何在

從吾兒游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

而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

太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師古曰調謂和

平之護謂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師古曰以目瞻之訖其出

也召戚夫人指視曰師古曰視讀日示我欲易之彼四人為之

輔羽翼已成難動矣呂氏真廼主矣師古曰廼汝也戚夫人泣

涕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師古曰若亦汝也歌曰鴻鵠高

飛一舉千里師古曰鵠音胡督反羽翼以就橫絕四海師古曰就成也絕謂

飛而直橫絕四海又可奈何雖有增繳尚安所施師古曰繳

度也弋射也其矢為矰矰音增繳音之若反歌數闋師古曰闋盡也曲終為闋音口穴反戚夫人

歔歔流涕師古曰歔音虛欬音稀又音許氣反上去罷酒竟不易太子

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良從上擊代出奇計下馬邑

及立蕭相國服虔曰何時未為相國良勸高祖立之所與上從容言天下

事甚眾師古曰從音千容反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師古曰著謂書之於

史著音竹助反良迺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

韓報仇彊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

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

子游耳師古曰赤松子仙人號也神農時為雨師服水

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迺學道欲輕舉師古曰道謂仙道高帝

崩呂后德良迺彊食之師古曰食讀曰飮曰人生一世間如白

駒之過隙師古曰解在魏豹傳何自苦如此良不得已彊聽食後

六歲薨謚曰文成侯良始所見下邳圯上老人與書者

後十三歲從高帝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黃石取而寶

祠之及良死并葬黃石每上冢伏臘祠黃石子不疑嗣

侯孝文三年坐不敬國除

陳平陽武戶牖鄉人也師古曰陽武縣名屬陳留戶牖者其鄉名少時家貧

好讀書治黃帝老子之術有田三十畝與兄伯居伯常  
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為人長大美色人或謂平貧何食  
而肥若是其嫂疾平之不親家生產曰亦食糠覈耳孟康  
曰覈麥糠中不破者也晉灼曰覈音紇京師人謂麤屑為紇頭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  
聞之逐其婦棄之及平長可取婦富人莫與者貧者平  
亦媿之久之戶牖富人張負有女孫五嫁夫輒死人莫  
敢取平欲得之邑中有大喪平家貧侍喪以先往後罷  
為助張負既見之喪所獨視傭平師古曰視而悅其奇傭平亦以  
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迺負郭窮巷師古曰負謂階也以席  
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

女孫予陳平仲曰平貧不事事師古曰不事產業之事一縣中盡

笑其所為獨奈何予之女負曰固有美如陳平長貧者

乎卒與女為平貧迺假貸幣以聘師古曰貸音土戴反予酒肉之

資以內婦負戒其孫曰母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

事迺父事嫂如事迺母師古曰迺汝也平既娶張氏女資用益

饒游道日廣里中社平為宰師古曰主切割肉也分肉甚均里父

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

此肉矣陳涉起王使周市略地立魏咎為魏王與秦軍

相攻於臨濟平已前謝兄伯服虔曰謝語其兄伯往事魏也從少年往

事魏王咎為太僕說魏王王不聽人或讒之平亡去項

羽略地至河上平往歸之從入破秦賜爵卿

張晏曰禮秩如卿不

治事項羽之東王彭城也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殷王反楚

項羽迺以平為信武君將魏王客在楚者往擊殷降而

還項王使項悍拜平為都尉師古曰悍音下且反賜金二十溢居

無何師古曰無何猶言無幾時漢攻下殷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平懼

走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平身閒行杖劍亡度

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下當有寶器金

玉目之欲殺平平心恐乃解衣羸而佐刺船師古曰自露其形視

無所懷挾船人知其無有迺止平遂至脩武降漢因魏無知

求見漢王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奮為中為中涓受平謁

平等十人俱進賜食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為事來所

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

曰子居楚何官平曰為都尉是日拜平為都尉使參乘

典護軍諸將盡護師古曰護也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

未知高下而即與共載使監護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

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為楚所敗引師而還收散兵

至滎陽以平為亞將屬韓王信軍廣武絳灌等或護平

曰師古曰舊說云絳終侯周勃也灌灌嬰也一而楚漢春秋高祖之臣別有降灌疑昧之文不可據也平

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孟康曰飾冠以玉

有需平居家時盜其履師古曰盜猶私也事魏王不容亡而歸

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

師古曰中音竹仲反今大王尊官之令讓

軍臣聞平使諸將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

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以讓無知問曰有之乎

無知曰有漢王曰公言其賢人何也對曰臣之所言者

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如淳曰孝已高宗之

子有孝行師古曰尾生之信士一說即微生高而無益於勝敗之數陛下何

暇用之乎今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

利國家耳師古曰顧念也盜嫂受金又安足疑乎漢王召平而

問曰吾聞先生事魏不遂事楚而去師古曰遂猶竟也今又從

吾遊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故

故去事項王項王不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

弟雖有奇士不能用臣居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

王羸身來不受金無以為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

王用之使無可用者大王所賜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

骸骨漢王廼謝厚賜拜以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

廼不敢復言其後楚急擊絕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

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和項王弗聽漢王謂平曰天

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為大恭敬愛人士之廉節

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賞爵邑重之師古曰言士亦

以此不附今大王嫚而少禮士之廉節者不來然大王

嘉靖八年刊



能饒人以壽也師古曰項者利無恥者亦多歸漢曰項

項謂無廉隅也師古曰項讀曰鉞者讀曰者誠各去兩短集兩長天下指屬

即定矣然大王齊得人師古曰資謂天不能得廉節之

士顧楚有可亂者師古曰彼項王骨骸之臣亞父鍾離

昧龍且周殷之屬師古曰昧音秣不過數人耳大王能

出捐數萬斤金行反聞聞其君臣以疑其心師古曰

項王為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

必矣漢王以為然乃出黃金四萬斤予平恣所為不問

出入平既多以金縱反聞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

為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列地而王欲與漢為一以

滅項氏分王其地項王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為太牢之

具舉進師古曰舉鼎俎而來見楚使即陽驚曰以為亞父使迺項

王使也復持去以惡草具進楚使服虔曰去肴肉使歸

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擊下滎陽城

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亞父聞項王疑之迺大怒曰天

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乞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

發背而死師古曰疽癰瘡也音千余反平迺夜出女子二千人滎陽

東門楚因擊之平迺與漢王從城西門出去遂入關收聚兵而復東明年淮陰侯信破齊自立為假齊王使使言之漢王漢王怒而罵平躡漢王孟康曰躡謂漢王寤

廼厚遇齊使使張良往立信為齊王於是封平以戶牖鄉用其計策卒滅楚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阮豎子耳高帝默然以問平平固辭謝曰諸將云何上具告之乎曰人之上書言信反人有聞知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弗知乎曰陛下兵精孰與楚師古曰與如也上曰不能過也乎曰陛下將用兵有能敵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乎曰今兵不如楚精將弗及而舉兵擊之是趣之戰也師古曰趣讀曰促竊為陛下危之上曰為之柰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師古曰楚澤名夢音莫風反又讀如本字陛下第出偽游雲夢師古

曰第但也語聲急也官皆類此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

好出游其勢必郊迎謁師古曰言出郊遠迎謁也而陛下因禽之特

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為然廼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

南游雲夢上因隨以行行至陳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

帝豫具武士見信即執縛之語在信傳遂會諸侯於陳

還至雒陽與功臣剖符定封封專為戶牖侯世世勿絕

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計謀戰勝克敵

非功而何乎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逞上曰若子可謂不

背本矣師古曰若如也廼復賞魏無知其明年平從擊韓王信

於代至平城為匈奴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平奇計使

單于闕氏解圍以得開師古曰闕氏音焉支高帝既出其計祕世

莫得聞高帝南過曲逆孟康曰中山蒲陰縣上其城望室屋甚大

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維陽與是耳顧問御史曲逆

戶口幾何對曰始秦時三萬餘戶間者兵數起多亡匿

今見五千餘戶於是詔御史更封平為曲逆侯盡食之

除前所食戶牖平自初從至天下定後常以護軍中尉

從擊滅荼陳豨黥布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封奇計或頗

祕世莫得聞也高帝從擊布軍還病創徐行至長安無

主盧縮反上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擊之既行人有短惡

言者師古曰陳其虛失過惡於上謂贊毀之宅皆類此怨高帝怒曰噲見吾

幾我死也孟康曰幾幸我死也幾音與用平計召絳侯周勃受詔牀

下曰平乘馳傳載勃代噲將師古曰傳音張繼反平至軍中即斬

噲頭二人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曰樊噲帝之故人

功多師古曰行計謂於道中且計也又吕后女弟吕須夫有親且貴帝

以忿怒故欲斬之即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令上自誅之

未至軍為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即反接師古曰反或轉兩手也

檻車詣長安而令周勃代將兵定燕平行聞高帝崩師古曰崩

曰未至京師於道中崩平恐吕后及吕類怒遁馳傳先去逢使

者詔平與灌嬰屯於東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吳殊悲

因奏事車前吕后哀之曰君出休矣平畏讒之就

成也言畏謀毒因固請之得宿衛中太后避以為郎中  
已者得並成計令曰傳教帝如淳曰是後呂類議死不得行樊噲至即  
赦復爵邑惠帝六年相國曹參亮安國侯王陵為右丞  
相平為左丞相

王陵沛人也始為縣豪高祖微時兄事陵及高祖起沛  
入咸陽陵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  
之還擊項籍陵迺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  
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師古曰陵母既私送使  
者泣曰願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母以老妾  
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辱陵母

陵卒從漢王定天下以善雍齒雍齒高祖之仇陵又本  
無從漢之意以故後封陵為安國侯陵為人少文任氣  
好直言為右丞相二歲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問  
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  
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師古曰說問左丞相

平及絳侯周勃等皆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  
制欲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陵讓平勃曰

始與高帝啖血而盟諸君不在邪師古曰啖小獸今高

帝崩太后文主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  
見高帝於地下乎平曰於面折廷爭臣不為君全社稷

安劉氏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之於是呂太后欲廢

陵迺陽遷陵為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怒請病免杜門

竟不朝請師古曰杜塞也閉塞其門也請十年而棄陵

之免呂太后徙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

相師古曰食其音異食其亦沛人也漢王之敗彭城西楚取太

上皇呂后為質食其以舍人侍呂后其後從破項籍為

侯幸於呂太后及為相不治鄭氏曰不立治處使止官

事也師古曰李說是也監官中如郎中令公卿百官皆因決事呂

頴常以平前為高帝謀執樊噲數譏平曰為丞相不治

事日飲醇酒戲婦人平聞日益甚呂太后聞之私喜面

質呂頴於平前師古曰質對也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頴

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頴之譖師古曰呂太后多立諸

呂為王平偽聽之師古曰謂且順從之不乖悖也及呂太后崩平與太

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文帝平本謀也審食其免相文

帝立舉以為相如淳曰奉猶皆也衆人之議皆以為為勃

臣有功皆欲以為相太尉勃親以兵誅呂氏功多平欲讓勃位迺

謝病文帝初立怪平病問之平曰高皇帝特勃功不如

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相讓勃於是迺以太

尉勃為右丞相位第一平徙為左丞相位第二賜平金

千斤益封三千戶居廢之立益明官國家事朝而問右

丞相八年刑

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師曰曰臨朝問勃謝不

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天謝不知汗出洽背幾言居豈反

師曰曰媿不能對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各有主者上

曰主者為誰乎辛白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

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也平謝曰

主臣文穎曰懼恐之辭也猶今言死罪也孟康曰主臣

主事臣也若今言人主晉灼曰主擊也臣服也言陛下不知其為下使待罪宰相師

古曰文晉二說是也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

時下遂萬物之宜師古曰外填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

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上稱善勃大慙出而讓平

曰君獨不素教我乎平笑曰君居其位獨不知其有

且陛下即問長安盜賊數又欲彊對邪於是絳侯曰

其能弗如平遠矣居頃之勃謝病請免相而平顯為丞

相師古曰顯與專同孝文二年平薨謚曰獻侯傳子至曾孫何

坐略人妻棄市王陵亦至玄孫坐酎金國除辟陽侯食

其免後三歲而為淮南王所殺文帝令其子平嗣侯淄

川王反辟陽近淄川平降之國除始平曰我多陰謀道

家之所禁師古曰此平謂陳平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

吾多陰禍也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戚責師古曰掌妻衛子夫

之願得續封然終不得也

周勃沛人其先卷人也

師古曰卷縣名也地理志屬徒

沛勃以織薄曲為生

蘇林曰薄一名曲月令曰具曲常

以吹蕭給喪事

師古曰吹蕭以樂材官引強

服虔曰能引強弓弩

官也孟康曰如今挽強司馬也師古曰強音其兩反

高祖為沛公初起勃以中涓

從攻胡陵下方與

師古曰音房豫

方與反與戰卻敵攻豐擊秦

軍碭東還軍留及蕭復攻碭破之天下邑先登賜爵五

大夫攻蘭虞取之擊章邯車騎殿

師古曰殿之言填也謂鎮軍後以杆敵勃

擊破章邯之殿兵也殿音丁見反

略定魏地攻轅戚東緡以往至栗

師古

取之攻齧桑先登擊秦軍阿下破之追至濮陽下

斬城攻都關定陶襲取宛胸得單父令

師古曰音善甫

夜襲取

臨濟攻壽張以前至卷破李由雍丘下攻開封先至成

下為多

文穎曰勃士卒至者多也如淳曰周禮戰力曰多師古曰多謂功多也

後章邯破

項梁沛公與項羽引兵東如碭自初起沛還至碭一歲

二月楚懷王封沛公號武安侯為碭郡長沛公拜勃為

襄賁令

師古曰音肥

從沛公定魏地攻東

郡尉於成武破之

攻長社先登攻潁陽緱氏絕河津擊

趙賁軍尸北

師古曰音賁

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勃爵為威武

侯從入漢中拜為將軍還定三秦賜食邑懷德攻槐里

好時最之如淳曰於將軍北擊趙賁內更保於咸陽最北

三

救涿師古曰涿擊章平姚邛軍西定汧師古曰汧亦扶

還下郿頻陽師古曰郿即岐州郿縣也圍章邯廢立破

之西擊益巴軍破之如淳曰章攻上邽師古曰上邽東守峽

關擊項籍攻曲遇最師古曰曲音丘還守敖倉追籍籍

已死因東定楚地泗水東海郡凡得二十二縣還守雒

陽櫟陽賜與穎陰侯共食鍾離以將軍從高祖擊燕王

臧荼破之易下所將卒當馳道為多師古曰當高祖所

賜爵列侯剖符世世不絕劉敞曰

食絳八千二百八十戶以將軍從高帝擊韓王信於代

降下霍人以前至武泉子孟康曰武泉北胡騎破之武泉北

轉攻韓信軍銅鞮破之還降太原六城擊韓信胡騎晉

陽下破之下晉陽後趙季韓信軍於硤石應劭曰硤音少

因擊胡騎平城下所將卒當馳道為多勃遷為太尉擊

陳稀屠馬邑所將卒斬稀將軍乘馬降師古曰姓乘馬

反韓擊韓信京稀趙利軍於樓煩破之得稀將宋最鴈

門守國師古曰國者屬門因趙友得雲中守邀丞相箕

拜將軍博二師古曰博古定字定鴈門郡十七

縣雲中郡十二縣因復擊稀立威之斬稀丞相程縱

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王盧縮反勃以相

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王盧縮反勃以相



國代英會將擊下制師古曰制得縮大將抵丞相

優守陘張晏曰虛無守陘其太尉劉向曰陘音劉氏大夫施屠

渾都師古曰姓施屠名破縮音縮上書後擊縮軍沮陽度

日音名馬音上音造至長城定上谷十二縣右北平十六

縣遼東二十九縣漁陽二十二縣量從高帝得相國一

人師古曰景者兒也丞相二人將軍二千石各三人

別破軍二下城三定郡五縣七十九得丞相大將各一

人勃為人木彊敦厚師古曰木謂質高帝以為可屬大

事師古曰屬委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事東鄉坐責

之師古曰勃自東向責諸生說事不趣為我語師古曰

師古曰勃自東向責諸生說事不趣為我語師古曰

惠帝六年置太尉官以勃為太尉師古曰勃自東向責諸生說事不

趙王為漢上將軍呂產以呂王為師古曰勃自東向責諸生說事不

勃與丞相平朱虛侯章共誅諸呂師古曰勃自東向責諸生說事不

謀以為少帝及濟川淮陽恒山王師古曰勃自東向責諸生說事不

以計詐名它人于殺其母養之後師古曰勃自東向責諸生說事不

為後用彊呂氏今已滅諸呂少帝師古曰勃自東向責諸生說事不

矣師古曰勃自東向責諸生說事不不知視諸侯賢者師古曰勃自東向責諸生說事不

為孝文皇帝東在侯美居朱虛侯師古曰勃自東向責諸生說事不

無功請得除官廷與太僕汝陰滕

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廷顧摩

師古曰廷有數人不肯去官考今

燕吳傳云張釋之此作釋滕公召

帝曰欲持我安之乎師古曰言滕

天子法駕迎皇帝代邸報曰宮謹

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師古曰端

何為者不得入太尉往喻迺引兵

司分部誅濟川淮陽常山王及少

勃為右丞相賜金五十斤邑萬戶

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

以厭之則禍及身矣師古曰厭謂

去即禍及矣厭音一勃懼亦自危

之歲餘陳丞相平卒上復用勃為

曰吾詔列侯就國或頗未能行丞

列侯之國迺免相就國歲餘每河

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

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治之

也也辭也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

肯示之師古曰吏所執簿也師古

公入宮滕公前請少

左右執戟皆侍兵罷

張釋諭告亦去師古

乘輿車載少帝出少

公曰就舍少府迺奉

除皇帝入未央宮有

門曰天子在也足下

去皇帝遂入是夜有

帝於邸文帝即位以

居十餘月人或說勃

而君受厚賞當之也言既有大功

居尊位以久當之不

迺謝請歸相印上許

丞相十餘月上曰前

相朕所重其為朕李

東守尉行縣至絳絳

兵以見其後人有上

勃恐不知置辭師古

與獄吏獄吏迺書牘

曰以公主為盡公主

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當之謂古曰勃太子勝也故獄

吏教引為證初勃之益封盡以予謂在張耳傳薄昭及繫急薄昭為

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為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

文帝應劭曰南領絮也晉灼曰冒絮也老人所

言徒謂古曰冒絮也曰絳侯縮皇帝重將兵於北軍應劭曰言勃誅諸

重謂尚不及况今更有異乎師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

縣顧欲反邪師上曰曰顧文帝既見勃獄辭迺謝曰吏方

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勃復爵邑勃既出曰吾嘗

將百萬軍安知以吏之貴也勃復就國孝文十一年薨

謚曰武侯子勝之嗣尚公主不相中如淳曰猶言不相

不相可也中坐殺人死國絕一年弟亞夫復為侯亞夫

為河內守時許負相之應劭曰許負河君後三歲而侯

侯八歲為將相持國秉師古曰秉貴重矣於人百無二

後九年而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以代父侯矣有如卒

子當代我何說侯子然既也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

視我師古曰視負指其口曰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師古

曰從理也居三歲兄絳侯謂在勃海地理文帝後

皆推亞夫延封為條侯師古曰條在勃海地理文帝後

六年匈奴大入邊以宗正劉禮為將軍軍霸上祝茲侯

徐廣為將軍軍霸上以河內守亞夫為將軍軍細柳以

備期上自勞軍至霸上及

入送迎已而之無禁軍軍士更被甲銳兵刃設弓弩持

先驅至不得入無古曰先也共古今之天子

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有頃上

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使使持節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

夫廼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謂軍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

驅馳於是天子廼按轡徐行至中營將軍亞夫揖曰介

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應劭曰禮天子為動改容式

車師古曰古者立乘凡言式車者謂免使人稱謝師古

告也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群臣皆驚文帝

曰嗟乎此真將軍矣鄉者霸上棘門如兒戲耳師古曰

嚮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

久之月餘三軍皆罷廼拜亞夫為中尉文帝且崩時戒

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文帝崩亞夫為

車騎將軍孝景帝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為太尉東

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師古曰剽願

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師古曰吳王傳

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將軍東誅吳楚勝則宗廟安不勝

則天下危能用臣之言乎亞夫下車禮而問之涉曰吳

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師古曰輯與集同此知將軍且行必置

間人於殺黽阨陜之間且兵事上神密將軍何不從此

右去走藍田師古曰右謂少西去也走音奏出武關抵雒陽師古曰間抵至也

不過差一二日師古曰謂右去行遲止一二日也直入武庫擊鳴鼓諸

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師古曰不意其猝至太尉如其計

至洛陽使吏搜殺黽間果得吳伏兵迺請涉為護軍亞

夫至會兵滎陽師古曰會集也吳方攻梁梁急請救亞夫引兵

東北走昌邑師古曰走音奏深壁而守梁王使使請亞夫亞夫

守便宜不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詔使救梁亞夫不奉

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

吳楚兵乏糧飢欲退數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

擊擾亂至於帳下亞夫堅卧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

南陬如溥曰陬隅也師古曰音子矣反又音鄒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

果奔西北不得入劉奉世曰兩陣相向吳奔東南則西北在陣後何由奔之蓋亞夫

備西南陬傳者但欲見能料吳楚既餓迺引而去亞夫

出精兵追擊大破吳王濞吳王濞棄其軍與壯士數千

人亡走保於江南丹徒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降其縣

購吳王千金月餘越人斬吳王頭以告丸相守攻三月

而吳楚破平於是諸將迺以太尉計謀為是由此景帝

嘉靖八年刊

王與亞夫有隙蓋復置太尉官五歲遷為丞相景帝甚重之上廢栗太子亞夫固爭之不得上由此疏之而栗

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亞夫之短實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上讓曰始南皮及章武先帝不侯師古曰南

太后弟長君之子武太后母弟廣國章及臣即位廼侯之信未得封也實太后曰人生各以時行耳師古曰言富貴當及已身也竇長君在時

竟不得侯死後廼其子彭祖顧得侯師古曰顧反也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師古曰上曰請得與丞相計之亞夫曰

高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上默然而沮師古曰

曰用者止壞之意也音才與反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漢師古曰徐盧上欲侯之以勸後亞夫曰彼昔其主降陛下陛下

侯之即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上曰丞相議不可用廼悉封徐盧等為列侯亞夫因謝病免相頃之上居禁

中召亞夫賜食獨置大箝師古曰箝大無切肉又不置箸亞夫心不平顧謂尚席取箸應劭曰尚席上視而笑

曰此非不足君所乎孟康曰設箝無箸者此非不足君於君所乎謙恨之也如淳曰非故不足君之食具偏失之也師古曰孟說近之帝亞夫免

言賜君食而不設箸此由我意於君有不履手冠謝上上曰起亞夫因趨出上目送之曰此鞅鞅非少士臣也居無何亞夫子為父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枚

可以弄者如淳曰工官官名也張曼曰張曼音皮義反取庸苦

之不與錢師古曰庸謂貨也庸知其盜買縣官器怨而

上變告子事連汙亞夫書既聞上下吏吏簿責亞夫

曰簿言主簿之簿簿問其辭宿師古亞夫不對上罵之

曰簿言者書之於簿一一問之也曰吾不用也孟康曰言不用汝對欲殺之也如淳曰恐

獄吏畏其復用事不敢折辱也師古曰五說也是也一云帝責此吏云不勝其任召詣廷尉廷尉責

吾不用汝故召亞夫令詣廷尉也

問曰君侯欲反何亞夫曰臣所買器迺葬器也何謂反

乎吏曰君縱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

初吏捕亞夫亞夫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

入廷尉因不食五日歐血而死國絕一歲上迺更封絳

侯勃它子堅為平曲侯續絳侯後傳子建德為太子太

傅坐酎金免官後有罪國除亞夫果餓死後上迺封王

信為蓋侯至平帝元始二年繼絕世後封勃玄孫之子

恭為絳侯千戶

贊曰聞張良之智勇以為其貌魁梧奇偉應劭曰魁梧丘虛壯大之意也蘇林曰梧音悟師古曰魁大貌也反若婦人女子

故孔子稱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師古曰子羽孔子弟子澹臺滅明字貌惡而行

善故云然也學者多疑於鬼神鬼神師古曰謂無如良受書老父

亦異矣高祖雖離困阨良常有力師古曰豈可謂非天

平陳平之志見於社下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於漢

而為謀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師古曰故謂中屯難也平竟自免

以智終王陵廷爭杜門自絕亦各其志也周勃為布衣

時鄙樸庸人至登輔佐匡國家難誅諸呂立孝文為漢

伊周師古曰處伊尹周公之任何其盛也始呂后問宰相高祖曰陳

平智有餘王陵少戇可以佐之師古曰戇愚也舊音下緝反今讀音竹巷反

安劉氏者必勃也又問其次云過此以後非廼所及師古

曰廼汝也言汝亦不及見也終皆如言聖矣夫

順治己亥午月

九日較閱朱謨

張陳王周傳第十終

前漢書四十

樊鄴滕灌傳靳周傳第十一 前漢書四十一

樊噲沛人也以屠狗為事師古曰時人食狗亦與羊豕同故噲專屠以賣後與

高祖俱隱於芒碭山澤間陳勝初起蕭何曹參使噲求

迎高祖立為沛公師古曰高祖時亡在外故求而迎之噲以舍人從攻胡

陵方與師古曰皆縣名方音房與音康還守豐擊泗水監豐下破之師古

曰泗水郡名監謂御史監郡者也破之於豐縣下復東定沛破泗水守薛西師古

曰破郡守於薛縣之西與司馬卬戰碭東師古曰秦將章邯之司馬也卬讀與夷同卻

敵斬首十五級賜爵國大夫文韻曰即官大夫也爵第六級常從沛公

擊章邯軍碭陽攻城先登斬首二十七級賜爵列大夫

文韻曰即公大夫也爵第七級從攻碭城先登下戶牖師古曰陽破李武縣之鄉

前漢書九



由軍斬首十六級賜上聞爵

張晏曰得徑上聞也如淳曰呂氏春秋曰魏文侯東

勝齊於長城天子賞文侯以上聞晉灼曰名通於天子也

後攻圍都尉東郡守尉於

成武

師古曰周即陳留圍縣。劉放曰圍縣名有尉。無都尉又郡都尉至景帝方置明此舊都字。

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十六人

師古曰生賜爵五大夫從

攻秦軍出亳南

鄭氏曰亳成湯封邑今河南偃師湯亭是

河間守軍於杜里

破之

師古曰擊破趙軍開封北。師古曰以卻敵先登

斬侯一人首六十八級捕虜二十六人

師古曰既斬侯

首六賜爵卿從攻破揚熊於曲遇

師古曰曲音丘。攻宛

陵先登斬首八級捕虜四十四人賜爵封號賢成君

張

曰食祿比封君而無邑也臣贊曰秦制列侯乃有封爵師古曰贊說非也

邑地或空受爵此例多從攻長社轅轅絕河津東攻秦

矣約以秦制於義不通軍尸鄉南攻秦軍於犇破南陽守齮於陽城東攻宛城

先登西至鄠師古曰南陽之以卻敵斬首十四級捕虜

四十人賜重封

張晏曰益祿也如淳曰正爵名也臣贊曰增封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也重

封者加攻武關至霸上斬都尉一人首十級捕虜百四

十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

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羽謝無有閉關事項羽既嘗

軍士中酒張晏曰酒也師古曰飲酒之中也亞父謀

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屏蔽

之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居營外聞事急趨持

盾入初入營營衛止師古曰營衛謂營壘之守衛者噲直趨入立帳

下師古曰噲音大項羽目之問為誰張良曰沛公參

乘樊噲也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既飲有拔劍

切肉食之項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

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師古曰時項羽

未為王故高祖云以待將軍此言大王史追書耳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

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沛公如

廁麾噲去既出沛公留車騎師古曰沛公所乘獨騎馬

噲等四人步從從山下走歸霸上軍而使張良謝項羽

羽亦因遂已師古曰無誅沛公之心是日微樊噲奔入

營譙讓項羽沛公幾殆師古曰微無也譙責也殆危後也譙言有才笑反幾言言事依反後

數日項羽入屠咸陽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噲爵為列

侯號臨武侯遷為郎中從入漢中遷定三秦別擊西丞

白水北服虔曰西丞縣名也晉灼曰白水今廣平魏縣也地理志無西丞似秦將名也師古曰二說並非也西謂隴西郡西縣也白水水名經西縣擁輕車騎

東南流而過言擊西縣之丞於白水之北曰秦讀與部同縣名獲所封今武功故城

是音擊章平軍好時攻城先登陷陣斬縣令丞各一人

首十一級虜二十人遷為郎中騎將從擊秦車騎壞東

師古曰卻敵遷為將軍攻趙賁下郢槐里柳中咸陽師古地名也日柳中即細柳地也在長安西灌廢立最日景景第一也晉灼曰京師

治華陰... 水灌廢丘李說... 此說非

或者云漢王自彭城敗還始灌廢... 立此時未也

矣彭城還更灌廢立始平定... 至樂陽賜食邑柱之樊輝

之無廢立此時已當灌矣... 師古曰杜縣之

師古曰杜縣之... 從攻項籍屠黃婁

齊也今日曰樊川... 清河有黃婁城功臣

表有黃婁侯師古曰既云支項籍... 黃者婁則其北當在

大河之南非清河之城明矣但宋... 詳其處耳宋祁曰

後漢地理志黃婁城擊破王武程處... 軍於外黃攻鄆魯瑕

丘薛項羽敗漢王於彭城盡復取... 魯梁地噲還至樂陽

益食平陰二千戶以將軍守廣武... 一歲師古曰即樂項

羽引東從高祖擊項籍下陽夏... 師古曰夏

卒四千人師古曰圍項籍陳大破之... 師古曰於

項籍死漢王即皇帝位以噲有功... 益食邑八百戶其秩

燕王臧荼反噲從攻虜荼定燕地... 楚王韓信反噲從至

陳取信定楚更賜爵列侯與剖符... 世世勿絕食舞陽號

為舞陽侯除前所食以將軍從攻... 反者韓王信於代自

霍人以往至雲中與絳侯等共定... 之益食千五百戶因

擊陳豨與曼丘臣軍戰襄國破柏... 人先登降之定清河

常山凡二十七縣殘東垣張曼曰... 殘有所毀也臣賈曰

是遷為左丞相破得綦母印尹潘... 軍於無終廣昌師古

綦母名印破豨別將胡人王黃軍... 代南因擊韓信軍家

合軍所將卒斬韓信擊豨胡騎橫... 谷斬將軍趙既虜代

丞相馮異守孫奮大將王黃將軍... 大將一人太僕解福

嘉靖九年刊

等十人與諸將共定代郡邑七十三後燕王盧縮反噲

以相國擊縮破其丞相抵薊南古曰抵至也一說抵其丞相之名也音丁

禮定燕縣十八鄉邑五十一益食千三百戶定食舞陽

五千四百戶從斬首百七十六級虜二百八十七人別

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

三人二千石以下至三百石十二人噲以皇后弟呂頊

為婦生子伉師古曰伉音抗又音剛故其比諸將最親先黥布反

時高帝嘗病師古曰黥布未反之前惡見人卧禁中詔戶者無得

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迺排闥直入師古曰闥官中小門也一曰門屏也音土曷反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卧噲等

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

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師古曰憊力極且陛下病甚大

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願獨與一宦者絕乎師古曰顧猶反也

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師古曰謂始皇崩趙高矯詔命殺扶蘇而立胡亥

高帝笑而起其後盧縮反高帝使噲以相國擊燕是時

高帝病甚人有惡言師古曰惡謂毀也於呂氏師古曰惡謂毀也即此一

且官事安則噲欲以兵盡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

帝大怒遣使陳立師古曰陳立噲遂侯代將而即宣守斬噲師古曰

陳平畏呂氏師古曰陳平噲請長安王則高帝已崩呂氏釋噲師古曰

噲得復歸呂氏師古曰噲噲曰武侯子伉嗣

呂氏師古曰呂氏噲曰武侯子伉嗣

而能母呂類亦為漢光侯師古曰用事顯赫師古曰大臣盡畏之高后崩大臣皆師古曰幾數月孝文帝立趙后封師古曰盜曰荒侯子定廣嗣六歲其命師古曰不能為人師古曰今其夫太師古曰與其弟亂而生佗廣佗廣實非荒侯子下吏免平帝元始二年繼絕世封噲玄孫之子章為舞陽侯邑千戶

屬商高陽人也師古曰陳勝起商聚少年得數千人沛公略地六月餘商以所將四千人屬沛公於岐從攻長社先登賜爵封信成君以攻陳氏絕河津破秦軍雒陽

東從下宛穰定十七縣別將攻旬關師古曰漢中旬關也今在旬

陽西定漢中師古曰先言攻旬關定漢中然後云沛公為漢王是則沛公從武關藍田而來商時

別從西道沛公為漢王賜西爵信成君師古曰劉奉世曰君當作侯高祖為

漢王絳灌諸將皆賜侯爵西師古曰四共故號封以將軍為隴之也商先以從攻長社先

西都尉別定北地郡破章邯別將於烏氏桐邑泥陽師古曰

日烏氏安定縣也桐邑今在師古曰擊項籍軍以鍾離昧戰受梁相國印師古曰以梁益

食四千戶從擊項羽二歲攻師古曰項羽先登陷陣破秦

秦反商以將軍從擊秦戰龍成師古曰先登陷陣破秦

軍易下師古曰卻敵遷高者丞相賜書列侯與剖符世

高祖九年列

世勿絕食邑二千戶別定上谷因攻代受趙相國

印師古曰初受梁相國印與絳侯等定代郡鴈門得代丞

相程縱守相郭同師古曰守相者將軍以下至六百石

十九人還以將軍將太上皇衛一歲十月以丞相擊

陳豨殘東垣又從擊黥布攻其前垣李奇曰前豨堅壁

前以大車自障若垣也師古曰二陷兩陳得以破布軍

更封為曲周侯食邑五千一百戶除前所食凡別破軍

三降定郡六縣七十三得丞相守相大將軍各一人小

將軍二人二千石以下至六百石十九人商事孝惠帝

呂后呂后崩商疾不治事穎曰商有疾其子寄字

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為將軍軍於

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於是遣使人劫商令其子寄

給呂祿呂祿信之與出游而太尉勃迺得入據北軍遂

以誅諸呂商是歲薨蓋曰景侯子寄嗣天下稱鄙况賣

友孝景時吳楚齊趙反上以寄為將軍圍趙城七月不

能下藥布自平齊來迺滅趙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

君為夫人蘇林曰景帝王皇后母戚見也景帝怒下寄吏免上迺封商

它子堅為膠侯師古曰膠所封邑名奉商後傳三女孫終根武帝

時為太常坐平盡誅國除元始中賜高祖時功臣自

商以下子孫爵皆關內侯食邑凡百餘人

夏庚嬰沛人也為沛侯司御每送使客遠過泗上亭與

高祖語未嘗不移日也嬰已而試補擊吏與高祖相愛

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高祖時為亭長重坐傷人

如真曰為吏告其不傷嬰蘇林曰自合情嬰證之移獄

覆嬰坐高祖繫歲餘掠宮數百終脫高祖故不傷嬰者

高祖抵言不自言嬰故嬰證其實然告故者反坐高祖

之初與徒屬欲攻沛也師古曰謂始亡在外未後嬰

沛令後悔兩城守也此即被嬰督召時按嬰時以縣

令史為高祖使上降沛一日師古曰謂父老高祖為

沛公賜爵七大夫以嬰為太僕常奉車師古曰為從攻

胡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張晏曰胡陵平所止平以

胡陵降賜嬰爵五大夫從擊秦軍碭東攻濟陽下戶牖

破李由軍雍丘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師古曰趣讀曰

戰疾破之賜爵執圭從擊趙賁軍開封揚熊軍曲遇嬰

從捕虜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匱師古曰

又擊秦軍雒陽東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封轉

為滕令鄧展曰今沛因奉車師古曰因此又每奉從攻

定南陽戰於藍田芷陽師古曰芷陽至霸上沛公為漢

王賜嬰爵列侯號昭平侯復為太僕從入蜀漢還定三

秦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漢王不利馳去見

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師古曰罷讀曰疲常蹶兩

兒棄之服虔曰蹶音撥晉灼曰音足跋物之跋師古曰服音是嬰常收載行面雍

樹馳服虔曰高祖欲斬之故嬰圍樹走面向樹也應劭曰古者立乘嬰恐小兒墮墜各置一面擁持之樹

立也蘇林曰南方人謂抱小兒為擁樹面者以面首向

臨之也師古曰面偕也擁抱持之言取兩兒令面背已

而抱持之以馳故云面擁樹馳服言圍樹而走義尤踈

越雍讀曰擁○劉奉世曰抱兩兒者未有能背面而能

抱持者况復馳乎蘇說是也漢王怒欲斬嬰者十餘卒得脫而致孝

惠魯元於豐漢王既至滎陽收散兵復振賜嬰食邑沂

陽師古曰沂音魚依反擊項籍下邑追至陳卒定楚至魯益食茲

氏師古曰二氏縣名地理志屬太原漢王即帝位燕王臧荼反嬰從擊

荼明年從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絕從

擊代至武泉雲中益食千戶因從擊韓信軍胡騎晉陽

旁大破之追北至平城為胡所圍七日不得通高帝使

使厚遺關氏冒頓乃開其圍一名曰高帝出欲馳嬰固徐

行弩皆持滿外鄉師古曰故示開戰所以固士卒卒以心而少敵不測也鄉讀曰嚮

得脫師古曰益食嬰細陽千戶師古曰益其從擊胡騎

句注北大破之擊胡騎平城南三圍陳功為多賜所食

邑五百戶三原二時有罪過奪邑者以賜之○劉奉世言賜所奪則嬰蓋以過嘗奪邑今以功復

耳賜之從擊陳徐布軍陷陳命敵益千戶定食汝陰公千九百戶除前所食嬰自上初起沛常為大僕從竟高



禮崩以六僕事惠帝惠帝及高后德嬰之既孝惠帝元  
於下邑謂也乃賜嬰比第第一師古曰比第者近北關

衡西京賦二曰近我以尊異之惠帝崩以太僕事

高后高后謂代王之來嬰以太僕與東牟侯入清宮廢

少帝以天子法駕迎代王代邸與大臣共立文帝復為

太僕八歲薨諡曰文侯傳至曾孫頗師古曰頗音普河反尚平陽

公主坐與父御婢奸自殺國除初嬰為滕令奉車故號

滕公及曾孫頗尚主主隨外家姓號孫公主故滕公子

孫更為孫氏

灌嬰睢陽販繒者也師古曰繒者高祖為沛公略地至

雍立章邯殺項梁而沛公還軍於錫嬰以中涓從破

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杠里疾鬪賜爵七大夫又從

攻秦軍毫南開封曲遇戰疾力孟康曰攻戰速疾也師古曰疾急速也力盡力

賜爵執帛號宜侯君從攻陽武以西至雒陽破秦軍

尸北北統河津南破南陽守錡陽城東遂定南陽郡西

入武關戰於藍田秦力至霸上賜爵執圭號昌文君沛

公為真王拜嬰為郎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為中謁者從

還定三秦下塞陽關塞王還圍章邯廢立未幾復東出

臨晉關擊降秦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且擊相項紀軍

定濟南疾戰破之病嬰與別侯號昌文美食社平鄉師古

定濟南疾戰破之病嬰與別侯號昌文美食社平鄉師古

定濟南疾戰破之病嬰與別侯號昌文美食社平鄉師古

曰平後以申謁者張曼曰故秦將下破以比至彭城漢王擊破

漢王漢王遁而西嬰從軍於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反

張曼曰故秦將從擊破之攻下外黃西拔軍於宋陽楚

請來秦漢王迺擇軍中為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

泉人李必駱甲師古曰重泉縣名也習騎兵今為校尉

可為騎將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

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傳之如淳曰傳音附嬰雖少

然數力戰迺拜嬰為中大夫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

將郎中騎兵擊楚騎於宋陽東大破之受詔別擊楚軍

後絕其饗道師古曰饗起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

冠於魯下破之所將卒斬右司馬騎將各一人張曼曰

之馬左亦如之晉灼曰擊破拓公王武軍燕西師古曰

下所謂左右千人之騎擊破拓縣名公者拓之令也王武其人姓名也所將卒斬樓煩將五

燕亦縣名古南燕國也音一千反所將卒斬樓煩將五

人李奇曰樓煩縣名其人善射故云射士連尹一人

蘇林曰擊王武別將桓嬰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尉

一人以騎度河南送漢王到雍陽從此迎相國韓信軍

於邯鄲還至敖倉嬰遷為御史大夫三年以列侯食邑

杜平鄉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信擊破齊軍於

歷下所將卒虜車騎將軍華四傷及將吏四

名擊破其騎所將卒斬騎將  
人生得騎將四人攻下

贏博破齊將軍田吸於千乘  
朝之東從韓信攻龍且留

公於假必龍且及留令必卒斬龍且留所將

之卒也其生得右司馬連尹谷一人樓煩將十人身生

得亞將周蘭師古曰齊地已正韓信自立為齊王使嬰

別將擊楚將公杲於魯北破之轉南破薛郡長師古曰

郡守也時身虜騎將入攻博陽前至下相以東南僮取

慮徐師古曰僮及取慮及徐三縣度淮盡降其城邑至

廣陵蘇林曰別將兵屯廣陵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謂填

羽使項聲薛公郊公復定淮北嬰度淮擊破項聲郊公

下邳斬薛公下下邳壽春擊破楚騎平陽師古曰此平

遂降彭城虜柱國項心師古曰心降留薛沛鄼蕭相師古曰

曰凡六縣也攻苦譙師古曰復得亞將與漢王會願鄉

從擊項籍軍陳下破之所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虜將八

人賜益食邑二千五百戶項籍敗垓下去也嬰以御史

大夫將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

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各一人卒虜二千人盡

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度江破吳郡長吳下如淳曰

長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吳郡長如淳曰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

稽郡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漢王即帝位賜益嬰邑三

千戶以車騎將軍從擊燕王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  
還剖符世世勿絕食潁陰二千五百戶從擊韓王信於  
代至馬邑別降樓煩以北六縣斬代左將破胡驍將於  
武泉北復從擊信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  
人師古曰胡名也又受詔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破胡騎於  
砦石師古曰砦音于生反至平城為胡所困從擊陳豨別攻豨丞  
相侯敞軍曲逆下破之卒斬敞及特將五人師古曰豨各獨為將降曲逆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攻下東垣  
黥布及以車騎將軍先出攻布別將於相破之斬亞將  
樓煩將三人又進擊破布上柱國及大司馬軍又進破

布別將肥錡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其小將  
千人追北至淮上益合邑二千五百戶布已破高帝歸  
定令嬰食潁陰五千戶除前所食邑凡從所得二千石  
二人別破軍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國二郡二縣五十二  
行將軍二人柱國相各一人二千石十人嬰自破布歸  
高帝崩以列侯事惠帝及呂后呂后崩呂祿等欲為亂  
齊哀王聞之舉兵西呂祿等以嬰為大將軍往擊之嬰  
至滎陽乃與絳侯等謀因屯兵滎陽風齊王以誅呂氏  
事讀曰嬰齊兵止不前絳侯等既誅諸呂齊王罷兵  
歸嬰自滎陽還與絳侯陳平共立文帝於是益封嬰三

千戶賜金千斤為太尉三歲終侯勃免相嬰為丞相罷  
太尉言是歲匈奴大入北地上令丞相嬰將騎八萬五  
千擊匈奴匈奴去濟北王反詔罷嬰兵後歲餘以丞相  
嬰盜曰款侯傳至孫彊有罪絕武帝復封嬰孫賢為臨  
汝侯奉嬰後後有罪國除

傳寬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為舍人起橫陽從攻安陽在  
里趙賁軍於開封及擊揚熊曲遇陽武斬首十二級賜  
爵卿從至霸上沛公為漢王賜寬封號共德君師古曰  
恭從入漢中為右騎將定三秦賜食邑陰孟康曰縣  
從擊項籍待懷服虔曰待高帝於懷懷縣名也師賜爵

通德侯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卒斬騎將一人教下

師古曰教地名教倉蓋取此益食邑屬淮陰張晏曰教  
名也左氏傳曰教郟之間擊破齊歷下軍擊田解屬相國參殘博  
為相國云淮陰也博太山縣也益食邑因定齊地剖符世世勿絕封陽

陵侯二千六百戶除前所食為齊右丞相備齊張晏曰

未降故五歲為齊相國四月擊陳豨屬太尉勃以相國

代丞相管擊豨一月徙為代相國將屯如淳曰既為相

而屯守也師古曰此說非也特代國嘗有二歲為丞相

將屯孝惠五年薨諡曰景侯傳至曾孫偃謀反誅國除

新欽以中消從起死胸古曰欽音翁死音攻齊陽破

李由軍擊秦軍開封東斬騎千人將一人如淳曰騎將

漢儀注是郡置部都首五十七漢書曰騎長二

封臨平君又戰藍田北斬司馬二人張晏曰騎長二

人張晏曰首二十八級捕虜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為

漢王賜歆爵建武侯遷騎都尉從定三秦別西擊章平

軍於隴西破之定隴西六縣所將卒斬車司馬候各四

人騎長十二人從東擊至彭城漢軍敗還保雍丘擊

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別西擊邢說軍留南破之師古曰

四千六百八十人破楚軍樊陽東食邑四千二百戶別

之河內擊趙賁軍朝歌破之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

二百五十匹從攻安陽以東至棘蒲下十縣別攻破趙

軍得其將司馬二人候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從降

下邳鄆別下平陽身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一人李

邯鄲又別擊破趙軍臨邯鄲郡六縣還軍敖倉破項籍

軍成臯南擊絕楚驍道起蒙陽至襄邑破項冠急下略

地東至鄆郊下邳南至黟竹邑擊項悍濟陽下處擊項

籍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在國大司馬以下八人身

得江陵王致雒陽師古曰江陵王謂共敖之子因定南

郡從至陳取楚王信制符世世勿絕定食四千六百戶  
為信武侯以騎都尉從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置東垣  
有功遷為車騎將軍并將梁趙齊燕楚車騎別擊陳豬  
丞相啟破之師古曰西師古曰西師古曰西師古曰西  
食邑五千三百戶凡斬百九十級虜百四十二人別破  
軍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三得王柱國  
各一人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三十九人高后五年薨  
謚曰肅侯子亭嗣有罪國除  
周緤沛人也師古曰緤音息列反以舍人從高祖起沛至霸上西  
入蜀漢還定三秦常為參乘賜食邑池陽師古曰即馮

從東擊項羽滎陽絕甬道從出度平陰遇韓信軍襄國  
戰有利不利終亡離上心上以緤為信武侯師古曰以其忠信故  
加此號食邑三千三百戶上欲自擊陳豨緤泣曰始秦攻  
破天下未曾自行今上常自行是亡人可使者乎上以

為愛我賜入殿門不趨十二年更封緤為鄴城侯服虔曰音  
管蒯之蒯蘇林曰音薄催反晉灼曰功臣表屬長沙師古曰此字從崩從邑音蒯非也呂忱音陪而楚漢春秋  
作憑城侯陪憑聲相近孝文五年薨謚曰貞侯子昌嗣  
此其實也又音普背反

有罪國除景帝復封緤子應為鄴侯蘇林曰鄴音多寒反屬沛國○宋祁  
日沛國當薨謚曰康侯子仲居嗣坐為太常有罪國除  
作陳國贊曰仲尼稱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郡從至陳取楚王信前將世世勿絕定食四千六百戶  
為信武侯以騎都尉從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置東垣  
有功遷為車騎將軍并將梁趙齊燕楚車騎別擊陳豬  
丞相啟破之師古曰西師由逆從擊燕布有功益封定  
食邑五千三百戶凡斬百九十級虜百四十二人別破  
軍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三得王柱國  
各一人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三十九人高后五年薨  
謚曰肅侯子亭嗣有罪國除  
周緤沛人也師古曰緤音息列反以舍人從高祖起沛至霸上西  
入蜀漢還定三秦常為參乘賜食邑池陽師古曰即馮翊也陽縣

從東擊項羽滎陽絕甬道從出度平陰遇韓信軍襄國

戰有利不利終亡離上心上以緤為信武侯師古曰緤其忠信似

加此食邑三千三百戶上欲自擊陳豨緤泣曰始秦攻

破天下未曾自行今上常自行是亡人可使者乎上以

為愛我賜入殿門不趨十二年更封緤為鄴城侯服虔曰音

管蒯之蒯蘇林曰音簿催反晉灼曰功臣表屬長沙師古曰此字從蒯從邑音蒯非也呂忱音陪而楚漢春秋作憑城侯陪憑聲相近此其實也又音普背反孝文五年薨謚曰貞侯子昌嗣

有罪國除景帝復封緤子應為鄆侯蘇林曰鄆音多寒反屬沛國○宋祁

曰沛國當作陳國薨謚曰康侯子仲居嗣坐為太常有罪國除

贊曰仲尼稱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言士不繫於世類也語曰雖有茲基不如逢時信矣樊

噲夏侯嬰灌嬰之徒方其鼓刀僕御販繒之時師古曰

屠豕豈自知附驥之尾師古曰蓋以收豕為喻勒功帝籍

慶流子孫哉當孝文時天下以酈寄為賣友夫賣友者

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又執劫師古曰周

父而令雖摧呂祿以安社稷誼存君親可也寄行說

樊鄴滕灌傳斬周傳第十一終

前漢書四十一

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

前漢書四十二

張蒼陽武人也好書律歷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淳如

日方板也謂事在板上者也秦置柱下史蒼為御史主

其事或曰主四方文書也師古曰下云蒼自秦時為柱

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則主四方文書有罪亡歸

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當斬解衣伏

質師古曰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

言沛公赦勿斬遂西入武關至咸陽沛公立為漢王入

漢中還定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以蒼

為常山守從韓信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以蒼

為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為趙相相趙王耳耳卒相其子

秦復徙相代燕王臧荼反蒼以代相從攻荼有功封為

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戶遷為計相師古曰專主計一月

更以列侯為主計四歲張晏曰以列侯與校郡國簿書

與計相同時所卒立非父施也師古曰去計相之名是

更號主計。劉歆曰四歲字本在黥布反上誤在此

時蕭何為相國而蒼乃自秦時為柱下御史明習天下

郡國上計者黥布反漢立皇丁長為淮南王而蒼相之

十四年遷為御史大夫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苛秦時皆為泗水卒史及高祖

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苛昌自卒史從沛公沛公以

昌為職志應劭曰掌主職也鄭氏曰主旗志苛為客

大夫昌為中尉漢三年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出去而

使苛守滎陽城楚破滎陽城欲令苛將苛罵曰若趣降

漢王不然今為虜矣師古曰若汝也趣讀曰促項羽怒責苛漢王於

是拜昌為御史大夫常從擊破項籍六年與蕭曹等俱

封為汾陰侯苛子成以父死事封為高景侯昌為人

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燕入奏事孟康曰

特入奏事師古曰高帝方擁戚姬師古曰昌還走

燕謂安閒之居也高帝逐得騎昌項上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

請也高帝逐得騎昌項上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

下即集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昌及高帝從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為太子大臣固爭莫能得止以留侯策止而昌廷爭之強上問其說昌為人吃言自謂又感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師古曰以口吃故每重言期期上欣然而笑即罷昌后側耳於東箱聽師古曰正寢之東西室皆曰少相言似箱篋之形見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是歲戚姬子如意為趙王年十歲高祖憂萬歲之後不全也趙堯為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孟康曰方與縣名公其號也師古曰音房豫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士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昌笑

曰堯年少刀筆吏耳何至是乎居頃之堯侍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歌群臣不知上所以然堯進請問曰陛下所為不樂非以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隙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我私憂之不知所出師古曰不出知計所出堯曰陛下獨為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太子羣臣素所敬憚者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羣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昌其人堅忍伉直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素嚴憚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名昌謂曰吾固欲煩公師古曰固必也言必欲勞煩公公彊為我相趙師古曰彊音其兩反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柰何中道而

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

師古曰是時尊右而卑左故謂

取秩任為左遷佗皆類此

然吾私憂趙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強

行於是徙御史大夫昌為趙相既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為御史大夫者孰視堯曰無以易堯遂拜堯為御史大夫堯亦前有軍功食邑及以御史大夫從擊陳豨有功封為江邑侯高祖崩太后使使召趙王其相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昌曰高帝屬臣趙王王年少竊聞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并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疾不能奉詔太后怒迺使使召趙相相至謁太后太后罵昌曰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

遣趙王昌既被徵高后使使召趙王王果來至長安月

餘見鴉殺昌謝病不朝見三歲而薨謚曰悼侯傳子至

孫意有罪國除景帝復封昌孫左車為安陽侯有罪國

除初趙堯既代周昌為御史大夫高祖崩事惠帝終世

高后元年怨堯前定趙王如意之畫

師古曰畫謂畫策令周昌為相乃

抵堯罪以廣阿侯任敖為御史大夫

任敖沛人也少為獄吏高祖嘗避吏吏繫呂后遇之不

謹任敖素善高祖怒擊傷主呂后吏及高祖初起敖以

客從為御史守豐二歲高祖立為漢王東擊項羽敖遷

為上黨守陳豨反敖堅守封為廣阿侯食邑千八百戶

高后時為御史大夫三歲免孝文元年薨謚曰懿侯傳

子至曾孫越人坐為太常廟酒酸不敬國除初任赦免

平陽侯曹窋代赦為御史大夫師古曰窋音竹律反高后崩與大

臣共誅諸呂後坐事免以淮南相張蒼為御史大夫蒼

與絳侯等尊立孝文皇帝四年代灌嬰為丞相漢興二

十餘年天下初定公卿皆軍吏蒼為計相時繕正律歷

文類曰緒尋也謂本其統緒而正之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故因秦時本

十月為歲首不革推五德之運以為漢當水德之時上

黑如故吹律調樂入之音聲及以比定律令如淳曰比音比次之法

比謂五音清濁各有所比不相錯入以定十二律之法令於樂官使長行之或曰謂比方之比音必復反臣瓚

曰謂以比故取類以定之律與條今若百工天下作程

也師古曰依如氏之說此音類二反品如淳曰若順也百工之謂器物皆有尺寸斤兩斛斗輕

古曰言吹律調音以定法人之及百工程品皆取則也若晉說是至於為丞相卒就之師

曰卒也故漢家言建歷者本張蒼倉九好書無所不

觀無所不通而尤邃律歷蒼德安國侯王陵師古曰以

也及貴美事陵後死後蒼為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

上食然後敢歸家蒼為丞相十餘年嘗人公孫臣上書

陳終始五德傳師古曰傳謂傳言夏上德時其符黃龍

見當改正朔易服色事下蒼倉以為非是罷之其後黃

龍見成紀於是六帝及公孫臣以為博士草立土德時

龍見成紀於是六帝及公孫臣以為博士草立土德時

歷制度張晏曰以秦水德漢工更元年倉由此自糾謝

疾稱老蒼任人為中使張晏曰所選舉保任也按中使

人為中大為嘉利上以為讓師古曰用蒼遂病免老景

五年張晏曰文侯傳子至孫類有罪國除初蒼父長不

滿五尺蒼長八尺餘蒼子復長八尺及孫類長六尺餘

蒼免相後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為乳母師古曰言妻妾

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年百餘歲廼卒著書十八篇言

陰陽律歷事

申屠嘉梁人也以材官蹶張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勝

有張張士師古曰今之弩以手張者曰擊從高帝擊項

籍遷為隊率師古曰一隊之從擊黥布為都尉孝惠時

為淮陽守孝文元年舉故以二千石從高祖者悉以為

關內侯食邑三十四人而嘉食邑五百戶十六年遷為

御史大夫張蒼免相文帝以皇后弟竇廣國賢有行欲

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又念不可而高帝時大臣

餘見無可者師古曰見謂乃以御史大夫嘉為丞相因

故邑封為故安侯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大中

大夫鄧通方受幸賞賜累鉅萬文帝常燕飲通家其見

寵如是是時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

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群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

可以不盡上曰君身言吾私之師古曰言欲是朝坐府

中嘉為後在通詣丞相府師古曰長二尺木不來且斬通通

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師古曰第但也吾今使人召若通至詣

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坐自如弗為禮責曰夫

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

更今行斬之如淳曰嘉語其吏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

上度丞相已困通師古曰度音徒各反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

曰此吾弄臣君其釋之鄧通既至為上泣曰丞相幾殺

臣嘉為丞相五歲文帝崩孝景即位二年鼂錯為內史

嘗用事諸法令多所變更議以通謂侵削諸侯

而丞相嘉自絀師古曰絀也所言不用疾錯錯為內

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師古曰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垣垣

也服虔曰宮外垣餘地也如嘉聞錯穿

宗廟垣為奏請誅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

上師古曰歸音天子至朝嘉請誅內史錯上曰錯所穿非真廟

垣乃外垣垣故冗官居其中師古曰冗謂散置也如且

又我使為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

乃請之師古曰言先為錯所師古曰實至舍因歐血而死謚曰

節侯傳子至孫史有罪國除師古曰自嘉死後開封侯高貴

侯劉合及武帝時柏至侯許昌平棘侯薛澤武彊侯莊

青臺尚矣趙周皆以列侯繼踵躡躡廉謹師古曰之  
為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著於世

贊曰張蒼文好律歷為漢名相師古曰文好律歷也

專遵用秦之顛頊歷何哉張晏曰不考經典專用

周昌木強人也師古曰言其強質如木石然強音其兩反任教以舊德用

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然無術學殆與

陳平異矣

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終

前漢書四十二

酈陸朱劉叔孫傳第十三

前漢書四十三

酈食其陳留高陽人也師古曰食音異其音基好讀書家貧落魄

無衣食業鄭氏曰魄音薄應劭曰志行衰惡之貌也師古曰落魄失業無次也鄭音是為里

監門然吏縣中賢豪不敢役師古曰吏及賢者豪者皆不敢使役食其自謂

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

食其聞其將皆握齧好荷禮應劭曰握齧急促之

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食其迺自

匿後聞沛公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食其里中

沛公時時問邑中賢豪騎士歸

食其見謂曰吾聞沛公嫚易人有大略此真吾所願從



游莫為我先師古曰先謂紹介也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

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自謂我非狂騎士曰

沛公不喜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溺其中

師古曰溺讀曰尿音乃弔反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食其

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食其所戒者沛公至高陽傳舍

師古曰傳舍者人所止息前人已去後人復來轉相傳也一音張戀反謂傳置之舍也其義兩通它皆類此

使人召食其食其至入謁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而

見食其師古曰洗足也音先典反食其入即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

秦攻諸侯乎欲率諸侯攻秦乎沛公罵曰豎儒師古曰言其賤

劣如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攻秦何謂助秦

食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

是沛公輟洗起衣師古曰輟止也起衣著衣也延食其上坐謝之食

其因言六國從衡時沛公喜賜食其食問曰計安出食

其曰足下起瓦合之卒師古曰瓦合謂如破瓦之相合雖曰聚合而不齊也收散

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

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中又多積

粟臣知其令師古曰素與其縣令相知今請使令下足下師古曰即下降也即

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為內應於是遣食其往沛公引

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食其為廣野君食其言弟商使將

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食其嘗為說客馳使諸侯漢

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楚人聞韓信破

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師古曰救趙及梁韓信方東擊

齊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捐成臯以東屯鞏雒以距

楚食其因曰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

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夫敖

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臧粟甚多楚人拔滎

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臯師古曰適讀曰適

卒謂卒之有罪適者即所謂適戍此乃天所以資漢方今楚易取而漢

反卻自奪便師古曰不圖進取是為自奪便利也卻音丘畧反臣竊以為過矣

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

農夫釋耒紅女下機師古曰紅女耕曲木也天下之心

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庾之粟

師古曰敖庾在河內野王之北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

師古曰太行山在河內野王之北距飛狐之口

如淳曰上黨壺關也臣瓚曰飛狐在代郡西南師古曰

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以定唯齊未下今田

廣據千里之齊田閭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下

何晏更有田閭按田廣傳乃歷下田閭諸田宗強負海

岱阻河濟師古曰濟水出南山也南近楚齊人多變詐足下雖遣

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假奉明詔說齊王使

為漢而稱東藩上曰善迺從其書有  
守教倉而使食其  
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曰不  
知也曰知天下之  
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下  
下之所歸即齊國  
未可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歸食其曰  
天下歸漢齊王曰  
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  
咸陽者王之項王背約不與而王之  
漢中項王遷殺義  
帝漢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  
責義帝之負處收  
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  
其將得賂則以分  
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材皆  
為之用諸侯之兵  
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  
項王有背約之

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

曰言項羽吝爵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

項氏莫得用事師古曰言唯為人刻印玩而不能授

曰刻斷無復廉錫也臣瓚曰項羽吝於爵賞玩惜侯甲

不能以封人師古曰韓信傳作利此作玩其義各通孟

說非攻城得賂積財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材怨之而

莫為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

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師古曰援下

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師古曰謂魏豹也梁地舉二十

二城世黃帝之兵非人之力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

粟塞成皇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阨距飛狐之口

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下漢王  
國社稷可得而保  
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  
以為然迺要食其  
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食其日縱酒  
信聞食其馮軾下  
齊七十餘城師古曰馮讀曰憑憑也軾車前橫板隆起者也軾乘車而游說起者也云憑軾者言信安坐乘車而游說  
不期通夜度兵平原襲齊王田  
圍漢兵至以為食  
其實已迺亨食其引兵走漢十二  
曲周侯酈商以丞  
相將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功臣  
心食其食其子疥師古  
音介數將兵上以其父故封疥為  
同梁侯後更食武陽  
卒子遂嗣三世侯平有罪國除  
陸賈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  
有口辯居左右常

使諸侯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師古曰佗音徒河反

祖使賈賜佗印為南越王賈至尉佗音徒河反魼結箕踞見賈

日魼音推今兵士椎頭髻也師古曰結讀曰髻推髻者一撮之髻其形如椎箕踞謂伸其兩脚而坐亦曰箕踞

其形賈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

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師古曰情父母之國無欲以區骨肉之恩是反天性也

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夫秦失其正

師古曰正亦政也諸侯豪桀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籍

背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矣然漢王

起巴蜀鞭笞天下劫諸侯遂誅項羽五年之間海內平

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而不助

萬曆十年補刊

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

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

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強於此師古曰屈音其勿反屈強謂不柔服

也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家墓夷種宗族師古曰夷平也謂平

除其使一偏將將十萬眾臨越即越殺王降漢如反覆

于耳於是佗廼蹶然起坐師古曰蹶然驚起之貌也音厥謝賈曰居蠻

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賈曰我孰與蕭關何曹參韓信賢

賈曰王似賢也復問曰我孰與皇帝賢賈曰皇帝起豐

沛討暴秦誅強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

統天下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也方萬里居天下之

膏腴人眾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

有也師古曰言自開闢以來未嘗有也今土眾不過數萬皆蠻夷崎嶇

山海間師古曰崎音丘且反嶇音區譬如漢一郡王何乃比於漢佗

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遠不若漢

師古曰言有何遠促而廼大說賈師古曰說讀曰留與

欵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

賈囊中裝直千金蘇林曰非囊中物故曰送亦千金師古曰它猶餘

也賈卒拜佗為南越王今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說

拜賈為大中大夫賈時特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

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

治平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

昔者吳三夫差智伯極武而亡師古曰夫差吳王闔閭子也好用兵卒為越所

滅智伯晉荀瑶也貪而好勝率韓魏共攻趙襄秦任

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鄭氏曰秦之先造父封於趙城其後以為姓張晏曰莊襄王為質於

趙還為太子遂爾趙氏師古曰據秦本紀與說是鄉使秦已拜天下行仁義法

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憚有慙色謂賈曰試為

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

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

稱其書曰新語孝惠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

及有口者師古曰有謂辨士賈自度不能爭之廼病免以好時

田地善往家焉師古曰好時師今雍州好時縣有十五男乃出所使越

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業賈常乘安車

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賣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女

約過女女給人焉酒食極飲十日而更師古曰又改所

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以往來過它客率不

過再過師古曰非徒至請客率計一歲之子所又往來經過他處為賓

反數擊鮮毋父溺女為也服虔曰濕辱也吾常行數

古曰鮮謂新殺肉也濕亂也言我至之時汝豈數擊殺性卒與人辭食我不父住亂累汝也數音所角反

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相與立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已平常燕居采念

師古曰念慮也以其國家不師古曰言我何念賈曰足下位為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

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參為之

奈何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主

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權不分為社稷計

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師古曰謂絳侯與

我戲易吾言師古曰言絳侯與我君何不交驩太尉

相結為陳平畫呂氏數事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為絳

侯壽厚具樂飲太尉師古曰厚為其具太尉亦報如之

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壞陳平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

十乘錢五百萬遺賈為食飲費賈以此游漢廷公卿用

名聲籍甚孟康曰言及誅呂氏立孝文賈頗有力孝文

即位欲使人之南越丞相平乃言賈為大中大夫往使

尉佗去黃屋稱制師古曰黃屋謂車上之蓋也黃屋令

比諸侯皆如意指語在南越傳陸生竟以壽終

朱建楚人也故嘗為淮南王黥布相有罪去後復事布

布欲反時問建建諫止之布不聽聽梁父侯遂反如淳

者布臣也臣瓚曰布周梁甫侯漢日遂既誅布聞建諫之高

之計而遂反師古曰瓚說是也

祖賜建號平原君家徙長安為人辯有口刻廉剛直行

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師古曰審食其

欲知建師古曰欲與相知建不肯見及建母死貧未有以發喪

方假貨服具師古曰貨音土得反陸賈素與建善乃見辟陽侯賀

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陸生

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

張晏曰相知當同恤災危以母在故義不知君也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

為君死矣辟陽侯廼奉百金稅師古曰贈終者之衣被曰稅言以百金為衣被

之具稅音式芮反其字從衣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賻凡五百金

師古曰布帛曰賻久之人或毀辟陽侯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

太后慙不可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

困急使人欲見建建辭曰憊急不敢見君建乃求見孝

惠幸臣閔籍孺師古曰按幸傳云高祖時則有籍孺孝惠有閔孺斯則二人皆名為孺而姓名各

別今此云閔籍孺誤剩說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

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

日辟陽侯誅旦曰太后含怒亦誅君君何不肉袒為辟

陽侯言帝師古曰肉袒謂脫其衣袒而見肉帝聽君出

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俱幸君君富貴益倍矣於是閔

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

見建建不見辟陽侯以為皆之太怒及其成功豈之大

驚呂太后崩大臣謀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如淳曰



與諸臣相親信為罪且師古曰直言卒不

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孝文時淮南

厲王殺辟陽侯以黨諸呂故孝文聞其客朱建為其策

使吏捕欲治聞吏至門建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

可知何自殺為建曰我死禍絕不及乃身矣遂自剄文

帝聞而惜之曰吾無殺建意也乃召其子拜為中大夫

使匈奴單于無禮罵單于遂死匈奴中

婁敬齊人也漢五年成隴西過雒陽高帝在焉敬脫輓

輅蘇林曰輅音東洛之洛一木橫遮車前二人挽之見

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且虞將軍欲與鮮衣敬

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不敢易衣虞將軍入言

上上召見賜食已而問敬敬說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

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王天下與周異周之先

自后稷堯封之郅師古曰郅邑名也即今武積德案善

十餘出師古曰案公劉避桀居豳大王以狄伐故去豳

杖馬箠去居岐師古曰箠馬策也杖謂拄之也云杖馬

國人爭歸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訟文類曰三國爭

而自和也師古曰虞今虞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

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血津土八百諸侯遂滅殷成

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廼營成周都雒以為此天下

嘉靖八年刊

嘉靖八年刊

嘉靖八年刊

中音古神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鈞矣存德則易以

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阻

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衰分而為二師古曰

周師古曰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

定豐沛收卒二十人以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籍

戰滎陽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

子暴骸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不絕傷夷者未起師古

曰夷創也音夷而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矣且夫秦

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

秦之故資甚美豈可腴之地此所謂天府也師古曰天府

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

關不搯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勝張晏曰亢喉嚨也師古

也亢音岡又音下即反今陛下入關而都按秦之故此亦益天下

之亢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

王數百年秦二世則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决及留侯

明言入關便即日駕西都關中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

者婁敬婁者劉也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曰奉春君張

曰奉春歲之始以其首關都關中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至晉陽

聞信與匈奴欲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

士肥牛馬徒見其老弱及羸者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

身事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奪

今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弱師古曰羸音羸謂死

日羸者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

擊也是時漢兵以踰句注師古曰句注二十餘萬衆

已業行上怒罵敬曰齊虜以舌得官迺今妄言沮吾軍

師古曰沮謂在也遂往

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師古曰械謂在也帝

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已斬先使

千輩言可擊者矣廼封敬二千戶為關內侯號建信侯

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當是時冒頓單于兵強

控弦四十萬騎師古曰控引也音口數苦北邊上患之

問敬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革師古曰罷未可以

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

說也獨可以計又遠子孫臣耳然陛下恐不能為上

曰誠可何為不能顧為奈何師古曰奈何敬曰陛下誠能

以適長公主妻單于師古曰適厚奉遺之彼知漢

女送厚寶夷必慕以為闕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何

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聞遺師古曰

少也聞遺謂饋遺也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師古曰

音思冒頓在國為子婿死外孫為單于豈曾聞外孫敢與

嘉靖八年刊

大父亢禮哉可毋載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

師古曰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泣曰妾唯以一

太子一女師古曰言唯以此自慰奈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

公主而取家人子為公主妻單于師古曰於外無人之家取女而名之為公

主使敬往結和親約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

樓煩王師古曰白羊匈奴名也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

夕可以至師古曰言匈奴欲來為寇者秦中新破師古曰秦中謂關

謂秦兵萃之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後未殷實

諸田楚昭屈景莫與師古曰皆二國之王族今陛下雖都關中實

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遺族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

安枕而卧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

後及豪桀名家且實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

足幸以東伐此疆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乃使劉敬徙

所言關中十餘萬口師古曰今高陵櫟陽諸田華陰好

此時叔孫通薛人也晉灼曰楚漢春秋名何秦時以文學徵

待詔博士師古曰於博數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

生問曰楚成卒攻斬入陳於公何如博士諸生三十餘

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則反罪死無赦師古曰將有

言請命

其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通前曰諸生言皆

非夫天下為一家毀郡縣城隳其兵視天下弗復用日鑄也且明主在上法令具於下吏人人奉職四方

輻輳師古曰輻聚也言如車輻之聚安有反者此特羣

盜鼠竊狗盜何足置齒牙間哉郡守尉令捕誅何足憂

二世喜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

史按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生言盜者皆罷之

乃賜通帛二十疋衣一襲師古曰一襲上下皆具拜為

博士通已出反舍師古曰還其所居也諸生曰生何言之諛也通

曰公不知我幾不免虎口師古曰幾廼云去之薛薛已

降楚矣及項梁之薛通從之敗定陶從懷王懷王為義

帝徙長沙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

通降漢王通儒服漢王憎之廼變其服服短衣楚製師古

衣之形製日製謂裁漢王喜通之降漢從弟子百餘人然無所進

專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師古曰刺與專同又音之充

弟子皆曰事先生數年幸得從降漢今不進臣等專言

大猾何也師古曰狡猾之人通廼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

師古曰蒙猶諸生寧能鬪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師古

師古曰蒙猶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通為博士號殺

漢書卷之三

漢書卷之三

漢書卷之三

於定陶通就其儀號師古曰高帝悉去秦儀法為簡易

禮臣飲爭功醉或妄呼師古曰呼音火故反拔劔擊柱上患之通

知上益慶之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

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

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

也故夏殷周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師古曰復重也

因也音疾目反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

冷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師古曰度音徒各反於是通使徵魯諸

生三十餘人師古曰通為使者而徵諸生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

事者且十主皆面諛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

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自年積德而後可興也

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且不行公往矣毋汚

我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遂與師古曰徵三十人西

入關師古曰左右謂近臣也及上左右為學者師古曰與其弟子

百餘人為師古曰葛藟野外應劭曰立竹及茅索營之習禮儀

纂位尊卑之次也春秋傳曰置茅葛藟師古曰習之月餘通曰

上可試觀上使行禮曰吾能為此師古曰通令羣臣習肄

亦習也師古曰音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十月

師古曰通會七年十月而長樂宮成也漢時尚儀

先言其下師古曰謂者治禮張以次

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成卒衛官設兵張旗志師古曰

式師古曰傳曰趨師古曰傳曰趨師古曰殿下郎中俠陛陛

數百人師古曰俠與校同俠其功師古曰臣列侯諸將軍軍吏

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

九賓臚句傳師古曰上傳語告下為臚下告上為臚師古曰

賓則周禮九賓也師古曰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師古曰

傳於是皇帝輦出房日官執戟傳警師古曰傳警師古曰傳警師古曰

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

恐肅敬至禮畢盡伏置法酒師古曰法酒者猶言禮酌

禮也師古曰皆伏抑首謂置酒上壽也師古曰諸侍坐殿上皆伏

抑首師古曰抑首也謂依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師古曰

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

敢謹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迺今日知為皇帝之貴

也拜通為奉常師古曰解在百官公賜金五百斤通因

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父矣與共為儀願陛下官之高

帝悉以為郎通出皆以五百金賜諸生諸生迺喜曰叔

孫生聖人知當世務九年高帝徙通為太子太傅十二

年高帝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通諫曰昔者晉獻公以

驪姬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

以不早定扶蘇胡亥詐立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

嘉靖八年刊

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吕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如李曰

茹為啖師古三其可

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汗地

高帝曰公罷矣吾特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壹擡天

下震動奈何以天下戲高帝曰吾聽公及上置酒見留

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遂無易太子志矣高帝崩孝

惠即位廼謂通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習徙通為奉

常師古曰又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通所論

著也惠帝為東朝長樂宮師古曰朝太及間往師古曰

博中間數蹕煩孟康曰妨作復道方築武庫南如淳

謂見曰陛下何自築復道高帝寢衣冠月出游高廟師古曰

高廟中衣月以游於衆廟已而復之應劭曰月且

高帝衣冠備法駕名曰游衣冠如淳曰高祖之衣冠

在官中之寢二月出游之道正值今之所作復道下故

言乘宗廟道上行也晉灼曰黃圖高廟在長安城門街

東寢在柱官北言衣冠於廟中如言官中皆非也師

古曰諸家之說皆未是也謂從高帝寢寢出衣冠游於

其意謂以月漢制則然而後失之學者不曉子孫奈

何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

舉師古曰舉事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師古曰原重也先以有渭北衣冠月出游

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上乃詔有司立原廟惠帝常出



苑離宮通曰古者有春嘗菓方今櫻桃熟可獻

神農之謂蓋以於桃先時也願陛下出因取

櫻桃獻宗廟上許之謂菓獻由此興

賚曰高祖以征伐定天下而縉紳之徒騁其知辯並成

大業語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

略師古曰此語本出真子信哉劉敬脫輓輅而建金城之安叔孫

通舍枹鼓而立一王之儀師古曰枹者鼓椎所以擊鼓

事別創漢代之禮故云一王遇其時也酈生自匿監門

待主然後出猶不免師古曰漢師古曰漢音胡郭反朱建始名

廉直既距辟陽不師古曰漢師古曰漢音胡郭反身陸賈位止大夫致

仕諸呂師古曰以諸呂不受憂責從平勃之間師古曰謂

和輯陳平周勃以安附會將相以疆社稷身名俱榮其

最優乎

蘇陸朱劉蘇陸朱劉南齊書四十三

淮南衡山濟北王傳第十四

前漢書四十四

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高帝

八年從東垣過趙趙王獻美人厲王母也幸有身趙王

不敢內宮

師古曰不敢更內之於宮中

為

外宮舍之

師古曰舍止也

及貫

高等謀反事覺并逮治王盡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

內厲王母亦繫告吏曰日得幸上有子

師古曰日謂往日

吏以

聞上方怒趙未及理厲王母厲王母弟趙兼因辟陽侯

言呂后呂后妬不肯白辟陽侯不强爭厲王母以生厲

王恚即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悔

師古曰悔不理其母

令呂后母

之而葬其母真定真定厲王母家縣也十一年淮南王

布反上自將擊滅布即立子長為淮南王王早失母常

附吕后孝惠吕后時以故得幸無患然常心怨辟陽侯

不敢發及孝文初即位自以為最親師古曰時高帝驕子唯二人在

蹇敷不奉法師古曰蹇謂不順也上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師古曰橫

音胡從上入苑獵與上同輦常謂上大兄厲王有材力

力扛鼎師古曰扛舉也音江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即自

裹金椎椎之師古曰裹古袖字也謂以金椎藏置裏中出而椎之命從者刑之如淳

曰刻其刑體備五刑也師古曰直斷其首非五刑也事見史記馳詣闕下肉袒而謝曰

臣母不當坐趙時事辟陽侯力能得之吕后不爭罪也

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吕后殺之辟陽侯不爭罪二也吕

后王諸吕欲以危劉氏辟陽侯不爭罪三也臣謹為天

下誅賊報母之仇伏闕下請罪文帝傷其志為親故不

治赦之當是時自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厲

王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出入警蹕稱制自作法令

數上書不遜順師古曰數音所角反文帝重自切責之如淳曰時重難也

帝舅薄昭為將軍專重上令昭予厲王書諫數之曰

曰數音稽謂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

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其威不可不察今天大王所行不

稱天姿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音為曰侯

正帝地也王國不大王不肯皇帝卒場之音為曰侯使大王

得三黜之實甚厚夫王以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  
未畢昆弟之歡而殺列侯以自為獨皇帝不使吏與其

聞師古曰與讀曰與謂不令吏干其治其事赦大王甚厚師古曰與讀曰與謂法二千石鉄軌言

漢補大王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說天下

正法而許大王甚厚師古曰不從正法聽王自置三則

大王欲屬國為布衣守冢真定師古曰屬謂委棄皇帝

不許使大王毋失南面之尊甚厚師古曰毋失不失也

大王宜日夜奉法度修真職以稱皇帝之厚德今廼輕

言恣行以負謗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以千里為宅

風雨師古曰沫亦類字也蒙日也沫洗赴矢石野戰攻

賊身被劓夷師古曰夷以為子孫成萬世之業艱難危苦

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休惕修身正行養穢

性潔潔潔盛奉祭祀以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為

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上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以

言孝父為之基而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真

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以高兄

無禮鄭氏曰淮南王呼帝為大兄也師古曰鄭說非也耳

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師古曰斷貴布  
衣一劔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學問大道  
妄行

不祥師古曰任情意所欲則此入者危亡之路也而大

王行之來南面之位奮諸賁之勇應劭曰吳專諸衛孟賁也師古曰賁音奔

常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

大王之手明白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

殺其弟以反國孝昭日子也兄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

以安秦應劭曰始皇母與嫪毐君通生二子事項王亡

代高帝奪之國以便事應劭曰項王高帝兄仲也匈奴

其國退為郤陽侯以便國濟北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

法也師古曰便音頻面反故周齊行之於古秦

漢用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國便事而欲以

親戚之意望於太上不可得也如淳曰太上天子也亡之諸侯游

官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師古曰舍匿謂容止而藏隱也其在王所

吏王者坐師古曰言各有今諸侯子為吏者御史主

曰主御史也自此以下為軍史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門

者衛尉大行主諸從蠻夷來歸誼及以亡名數自古者

內史縣令主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師古曰

至之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王若不效漢擊大王

邱論相以下為之奈何夫墮父大業退為布衣所求

曰墮者墮也夫墮之人王臣伏法幸臣皆伏法而

天下笑以羞先帝之德師古曰甚為大王不取也

急改操易行上書謝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呂氏  
之世未嘗忘死願良曰常陛下即位臣怙恩德驕盈行  
多不軌師古曰追念皇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  
聞之必喜大王長弟歡欣於上君臣皆得延壽於下上  
下得宜海內常安願就計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福如發  
矢不可追已師古曰發矢喻王得書不說師古曰說六  
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以輦  
車四十乘反谷口孟康曰谷口在長安北故縣也處多  
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治之迺使召淮南王王至  
長安丞相張蒼典客馮敬行御史大夫事與宗正廷尉

雜奏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為黃屋疑

天子師古曰擅為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師古曰

春為丞相收聚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為治家

室賜與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千石所

當得如淳曰賜亡時來者如賜共國二千石也臣瓚曰

音扶大夫但張晏曰大夫姓也十一云男子但開其本姓

大夫但又士伍開竟明其為大夫也上言男士伍開章

等七十人如淳曰律有罪夫官與棘蒲侯太守奇謀反

欲以危宗廟社稷謀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事覺長安

尉奇等往捕開長匿不予與故中尉藺忌謀殺以閉

尉奇等往捕開長匿不予與故中尉藺忌謀殺以閉

崇禎三年春

口師古曰姓簡名忌簡音奸嚴助傳作間字音同耳今流俗書本此簡字或有作簡者非也蓋後人所改既

殺開章所有口語皆無端緒故云閉口為棺椁衣衾葬之肥陵師古曰肥陵地名在

肥水上謾吏曰不知安在師古曰謾誑也實葬肥陵謂云不知虞謾音慢又音莫達反此

下本又陽聚主樹表其上曰開章死葬此下師古曰表者豎本為

之若柱及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人令吏論殺無罪者

六人為亡命棄市詐捕命者以除罪晉灼曰亡命者當棄市而王藏之詐

捕不命者而言命以脫如者擅罪人無告劾繫治城旦

以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春以下五十

八人賜人爵關內侯以下九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心

憂之使使者賜棗脯長不肯見拜使者南海民處廬江

界中者反淮南吏卒擊之陛下遣使者齎帛五十四匹以

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曰無勞苦者南海王威

上書獻璧帛皇帝忌擅燔其書不以聞文穎曰忌吏請

召治忌長不遣謾曰忌病長所記不軌當棄市臣請論

如法制曰朕不忍置法於王其與列侯吏二千石議列

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且論如法制曰

其赦長死罪廢勿王有司奏請處蜀嚴道師古曰嚴道

郡縣也郵置名也師古曰子母遣其子子母從師古曰子母

接縣為築蓋家室皆日三食給薪菜鹽炊食器師古曰

日俸器蓋屬之屬制曰食長給即日五斤師古曰

斗令故美人材人得幸者十人從居

今此云美人材人則無子者亦令從之於是盡誅所與謀者

輜車師古曰輜衣車也音當令縣次傳爰盎諫曰上素屬淮南王

不為置嚴相傳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為人剛今暴摧折

之臣恐其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

特苦之耳令復之師古曰暫困苦之令其自悔即追還也復音扶目反淮南王謂

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吾以驕不聞過故至此廼不食

而死縣傳者不取發車封孟康曰轎車有封也至雍師古曰雍扶風雍縣

令發之以死聞上悲哭謂爰盎曰吾不從公言卒亡淮

南王盎曰淮南王不可奈何願陛下自寬上曰為之奈何

何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廼可上即令丞相御史

逮諸縣傳淮南王不發封魏侍者師古曰逮追捕之也魏亦饋字耳皆

棄市廼以列侯葬淮南王于雍置守冢三十家孝文八

年憐淮南王王有子四人年皆七八歲廼封子安為阜

陵侯子勃為安陽侯子賜為陽周侯子良為東城侯十

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

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孟康曰尺帛一粟猶尚不盡

於兄弟而更相誅乎臣上聞之曰昔

堯舜放逐骨肉師古曰及共工皆堯舜之同姓周公殺管蔡天

下不聖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為我貪淮南地邪

聖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為我貪淮南地邪

聖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為我貪淮南地邪



淮南王三淮南故地而追尊謚淮南王為厲王聖諸侯儀十六年上憐淮南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早失更徙淮南王喜復土故城陽而立厲王三子王淮南故地三分之阜陵侯安為淮南王安陽侯勃為衡山王屬周侯賜為廬江王東城侯良前薨無後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王必欲應吳臣願為討王廼屬之師古曰屬謂以兵委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為漢漢亦使由城侯將兵救淮南晉灼曰功臣主不與也師古曰晉說非淮南也此燕寺之子耳名捷達已先薨也淮南以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不應而往來使越至衡山

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為貞信廼勞苦之師古曰勞音不到反曰南方卑濕徙王王於齊北以襲之及薨遂賜謚為貞王廬江王以邊越數使使相交徙為衡山王王江北

淮南王安為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

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

得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

黃白之術張晏曰黃白金白銀也亦二十餘萬言時武帝方好藝

文以安屬為諸父師古曰安於天子辯博善為文辭甚

重之每為報書及賜師古曰賜書也常召司馬相如等視

尊禮遣國古曰尊謂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

秘之使為離騷傳師古曰傳謂解旦受詔日食時上又

獻頌德及長安都國頌每宴見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

昏暮然後罷安初入朝雅善太尉武安侯師古曰武安

侯迎之霸上與語曰方今上無太子王親高皇帝孫行

仁義天下莫不聞宮車一日晏駕非王尚誰立者淮南

王大喜厚遺武安侯寶賂其羣臣賓客江淮間多輕薄

以厲王遷死感激安建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怪之

或說王曰先吳軍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

彗星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為上無太子天下有

變諸侯並爭愈益治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遊士要

作妖言阿諛王王言多賜予之下有女陵慧有口師古

善子而王愛陵多予金錢為中詔長安孟康曰以反問

為謂子使其女為德於中也如諱曰調音朽政反師古

曰調有所候伺也如音是矣債者義與調同然音則異

音同約結上左右元朔二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后

茶愛幸師古曰茶若生子遷為太子取皇太后外孫脩

成君女為太子妃服虔曰武帝皇姓姊之女也應劭王

謀為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內泄事適與太子謀令詐不

愛三月不同席王陽怒太子閉使與妃同內終不近死

奪民田宅妄致繫人師古曰妄之也太子學辨劍自以

為人莫及聞郎中雷被巧師古曰巧者善用劍也召與戲被

壹再辭讓誤中太子師古曰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

從軍者輒詣長安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數惡被師古曰謂

謂毀之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蔡後師古曰令後人元

朔五年被遂亡之長安上書曰明事下廷尉河南河南

治師古曰章下廷尉及河逮淮南太子師古曰逮王王

后計欲毋遣太子師古曰王由遂發兵計未定猶與十

餘日師古曰與會有詔即訊太子師古曰即訊也訊問

淮南相怒壽春丞留太子逮不遣如淳曰丞

書劾不敬王請相相不聽王使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

治從迹連王師古曰從王使人候司師古曰入京漢公

卿請逮捕治王王恐欲發兵太子遷謀曰漢使即逮王

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王旁有非是者即刺殺之臣亦

使人刺殺淮南中尉廼舉兵未晚也是時上不許公卿

而遣漢中尉宏即訊驗王師古曰即王視漢中尉顏色

和問斥雷被事耳自度無何師古曰自計度更不發中

尉還以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雍闕求奮擊匈奴者

雷被等格明詔師古曰雍讀曰雍格當棄詔不許請

廢勿王上不許請削五縣可二縣使中尉宏赦其罪罰

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公卿請誅之  
未知得削地也漢使來恐其捕之趙與太子謀如前計  
中尉至即賀王王以故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  
削地寡人甚恥之為反謀益甚諸使者道長安來師古曰道  
也從為妄言言上無男即喜言漢廷治有男即怒師古曰漢廷治  
者朝廷皆治理以為妄言非也師古曰云治及有男日  
也治音大吏反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蘇林曰輿猶部署兵所從入王  
曰上無太子宫車即晏駕大臣必徵膠東王不即常山  
王諸侯並爭吾可以無備乎且吾高帝孫親行仁義陛  
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世之後吾寧能北面事豎子乎

王有孽子不害是長師古曰孽庶也王不愛后太子皆不以為

子兄數如淳曰后不以為子不害子建材高有氣常怨

望太子不省其父服虔曰不省錄時諸侯皆得分子弟

為侯師古曰分國淮南王有兩子一子為太子而建父

不得為侯陰結交師古曰與外人交通為援欲害太子以其父代之

太子知之數捕繫繫建建具知太子之欲謀殺漢中尉

即使所善壽春嚴正上書天子曰毒藥苦口利病患言

逆耳利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后荼荼子遷

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繫欲殺之今建在可殺

問具知淮南王陰事書既聞上以其事下廷尉河南治

嘉靖八年刊

是歲元朔六年也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陰求淮南事而構之於弘弘疑淮南有畔逆計深探其獄張晏曰探窮其根原河南治建辭引太子及黨與初王數以舉兵謀問伍被被常諫之以吳楚七國為效師古曰言反事不成王引陳勝吳廣被復言形勢不同必敗亡及建見治王恐國陰事泄欲發復問被被為言發兵權變語在被傳於是王銳欲發師古曰王意欲發兵如鋒刃之銳利故云乃令官奴入宮中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夫將軍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法冠師古曰法冠御史冠也本楚王冠秦滅楚以其冠賜御史王欲如伍被計使

人為得罪而西蘇林曰詐作得罪人而西也師古曰事為得罪之狀而去也西謂如京師也

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即刺大將軍衛青師古曰發兵謂王發兵及

而說丞相弘下之如發蒙耳晉灼曰如發去物上之蒙直取其易也欲發

國中兵恐相二千石不聽王迺與伍被謀為失火宮中

相二千石救火因殺之又欲令人衣求盜衣師古曰求盜卒之辜

逐捕賊持羽檄從南方來師古曰羽檄發兵之書也呼言曰南

越兵入師古曰呼言火故反欲因以發兵迺使人之廬江會稽為

吏盜未決廷尉以建辭連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與淮

南尉逮捕太子至淮南平聞與太子謀殺相二千石

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為解師古曰不應召而云已出也

若解說也者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

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也即羅相師古曰許猶與未決

天子念所坐者謀殺漢中尉所與謀殺者已

死以為口絕乃謂王曰羣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

舉事者王以非時發恐無功臣師古曰會謂應

王亦愈欲休耶許太子太子自刑不殊師古曰不殊不

絕也雖自刑而伍被自詣吏曰告與淮南王謀反吏因

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捕王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

以聞師古曰索搜上下師古曰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

列侯二千石豪桀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

淮南王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王上曰諸侯各以

其國為本不當相坐與諸侯王列侯議趙王彭祖列侯

讓等四十三人皆曰淮南王安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

伏誅膠西王端議曰安廢法度行邪辟師古曰辟讀曰

有詐偽心以亂天下營惑百姓師古曰營背畔宗廟妄

作妖言春秋曰臣毋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

定臣端所見其書印圖及它逆之亡遺事驗明白當伏法

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師古曰謂真二百石宗室

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殺皆當免師古曰若本有

者師古曰若本有刑爵為士伍毋得官為吏其非吏它贖死金

三

二千八百...  
師古曰：非吏，故曰。古以章安之罪，曰章。

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僻。皆呼之意，承

相弘廷尉湯等以聞，止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安自

刑殺后太子，諸所與謀皆收夷國，除為九江郡。  
師古曰：夷，謂誅。

衡山王賜后乘舒生子三人，長男爽為太子，次女無采

少男孝姬，徐來生子男女四人，美人厥姬生子二人。淮

南衡山相責望禮節，間不相能。  
師古曰：兄弟相責，故有嫌。衡山王聞

淮南王作為畔逆，具亦心結賓客以應之，恐為所并。元

元六年入朝，謁者衛慶有方術，欲上書事天子。王怒，故

劾慶死罪，強榜服之。  
師古曰：榜，擊也。擊笞之。令其自服死罪也。榜音彭。內史以

為非，是卻其獄。  
師古曰：卻，退也。音丘。略反。王使人上書告內史，內史

治言王不直。  
師古曰：內史被治而具言王之意狀。又數侵奪人田，壞人家

以為田，有司請逮治。衡山王上不許，為置吏二百石以

上。  
如淳曰：漢儀注，吏四百石以下，自除國中。今以王之惡，天子皆為置。衡山王以此恚與

奚慈、張廣、昌謀，求能為兵法，候星氣者，日夜縱吏王謀

反事。  
如淳曰：史讀曰：勇。史猶言勉強也。師古曰：縱音子勇。石，讀史謂獎勵也。后乘舒死，立

徐來為后厥姬，俱幸。兩人相妬，厥姬乃惡徐來於太子

徐來。  
師古曰：惡謂讒毀也。曰：徐來使婢蠱殺太子母，太子心怨

徐來。徐來兄至衡山，太子與飲，以刃刑傷之。后以此怨

嘉靖八年刊

太子數惡之於王古曰無采嫁棄歸無采嫁棄歸古曰無采嫁棄歸

太子數以數讓之古曰無采嫁棄歸無采嫁棄歸古曰無采嫁棄歸

太子通后聞之即善遇無采及孝孝少失母附后后以

討愛之師古曰非心實慈念與共毀太子王以故數繫

笞太子元朔四年中人有賊傷后假母者師古曰繼母

旁王疑太子使人傷之笞太子後王病太子時稱病不

侍孝無采惡太子實不病自言有喜色王於是大怒欲

廢太子而立弟孝后知王決廢太子又欲并廢孝后有

侍者善舞王幸之后欲令與孝亂以汚之欲并廢二子

而以已子廣代之太子知之念后數惡已無已時師古曰

止也數見說欲與亂以止其口后飲太子太子前為壽

因據后股求與卧后怒以告王王廼召欲縛笞之太子

知王常欲廢已而立孝廼謂王曰孝與王御者姦無采

與奴姦王始食請上書即背王去王使人止之莫能禁

王廼自追捕太子太子妄惡言王械繫宮中孝日益以

親幸王奇孝材能廼佩之王印號曰將軍令居外家多

給金錢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皆

將養勸之師古曰新王廼使孝客江都人枚赫陳喜作

翻車鍛矢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王日夜求壯士如周

丘等師古曰下王廼數稱引吳楚及時計畫約

丘等師古曰下王廼數稱引吳楚及時計畫約

丘等師古曰下王廼數稱引吳楚及時計畫約

丘等師古曰下王廼數稱引吳楚及時計畫約



東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

國以為淮南已西發兵定江淮間而有之望如是元朔

五年秋當朝六年過淮南淮南王廼昆弟語師古曰為相親愛之

言除前隙約束反具師古曰共契約為反具衡山王即上書謝病

上賜不朝廼使人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孝為太子爽聞

即使所善白羸之長安上書言衡山王與子謀逆言孝

作兵車鍛矢與王御者姦至長安未及上書即吏捕羸

以淮南事繫師古曰漢有司捕繫之王闢之恐其言國陰事即上

書告太子以為不道事下沛郡治元狩元年冬有司求

捕與淮南王謀反者得陳喜於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孝

以為陳罪數與王計反恐其發之聞律先自告除其

罪又姦太子使白羸上書發其事即先自告所與謀反

者枚赫陳喜等廷尉治事驗請逮捕衡山王治上曰勿

捕遣中尉安大行息即問王師古曰王就問之王具以情實對吏

皆圍王宮守之中尉大行還以聞公卿請遣宗正大行

與沛郡雜治王王闢即自殺孝先自告反告除其罪師古曰先告有反謀又告人與已反而自得除反罪孝坐與王御婢姦及后徐來坐

盡前后乘舒及太子爽坐告王父不孝皆棄市諸坐與

王謀反者皆誅國陰為郡

齊北貞王勃者景帝十四年徙徙二年因前王衡山凡十

嘉靖八年刊

四年堯子式王胡三十五年堯子寬嗣二十一年寬坐  
與父式王后光姬孝兒姦詩人倫音市內反又桐祭  
祝詛上有司請誅遣大鴻臚利召王王以刃自剄死  
國除為北安縣屬泰山郡

賡曰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師古曰此魯頃國官之  
章也膺當也懲艾也荆

楚也舒羣舒也言此有戎狄南有荆舒上谷  
強獷好為寇亂常須以兵膺當而懲艾也信哉是言

也淮南衡山親為骨肉疆土千里列在諸侯不務遵蕃

臣職以丞輔天子而刺懷邪辟之計師古曰刺與專謀  
同音之亮反

為畔逆仍父子而亡國師古曰仍類也各不終其身此非獨王

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師古曰靡  
謂相隨從夫荆楚剽輕好

作亂迺自古記之矣師古曰剽  
音匹妙反

淮南衡山濟北王傳第十四終

前漢書四十四

新編... 卷之十... 目錄



